

《東方衛視》上海

今晚我们听音乐 | “天使手指” 陈瑞斌

2015-03-02

旅居奥地利的华裔钢琴家陈瑞斌先生，是俄罗斯钢琴家拉扎尔·贝尔曼的唯一华裔弟子，有着“天使手指”的美誉。3月2日晚 21:30 艺术人文频道《今晚我们听音乐》特别邀请到陈瑞斌先生，与主持人一起分享他对音乐的体会。

师出名门

钢琴家陈瑞斌，上世纪 60 年代出生于台湾，现旅居奥地利；凭借灵动的演奏技巧，被誉为“天使手指”。因为成长于音乐家庭，陈瑞斌一出生“就有一台钢琴在等着”，5 岁便开始接受父亲的音乐启蒙。13 岁小学毕业之后，他考取出国资格，只身前往维也纳，十年间没有与家人见过面。取而代之的，是少年陈瑞斌在这个“音乐之都”汲取的养分：从 16 岁起，陈瑞斌开始屡获国际大奖。

陈瑞斌说，他的恩师，已故的俄罗斯钢琴家拉扎尔·贝尔曼对他人生最大的启示是：“音乐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东西，它创造很多的可能性，你一定要超越失望与困难，坚持到底，要真正认识音乐的美妙。”

陈瑞斌在 20 岁那年的一场比赛中遇见了他的“最后一位老师”——俄罗斯钢琴家拉扎尔·贝尔曼（Lazar Berman）。此后六、七年直至贝尔曼去世，陈瑞斌每个月都搭乘十几个小时的跨国列车，到俄罗斯向这位著名的钢琴大师求教。作为贝尔曼唯一的华裔学生，陈瑞斌承继的不只是他严谨的风范，更有精湛的技巧。在严师的教导之下，陈瑞斌练就出了“天使手指”般的弹奏技法，被欧洲乐评誉为“二十年才出一位的音乐天才”。

名扬海外

陈瑞斌的恩师拉扎尔·贝尔曼，与俄罗斯作曲家拉赫马尼诺夫曾是同窗好友。而陈瑞斌与大师拉赫马尼诺夫的缘分更不止于此。他是史上最年轻的拉赫马尼诺夫国际钢琴大赛的获奖者，也和这位伟大的作曲家一样，有着长年漂泊异乡的经历。正因如此，陈瑞斌所演奏的拉赫马尼诺夫乐曲，更具有发自内心的共鸣；他透过

“天使”的指尖，把深沉与澎湃倾泻在黑白键盘之间。

2013 年，为了纪念拉赫马尼诺夫诞辰 140 周年，陈瑞斌举办了世界巡回演出，奉献对拉赫马尼诺夫作品的独特理解。他的完美演绎，得到业内与乐评界的诸多盛赞。他说：“音乐带给我很多感动，也带给我人生上的意义。”

艺术使者

陈瑞斌不仅是一位用双手创造奇迹的钢琴家，更是一位用心灵感受文化、用生命诠释音乐的艺术使者。

2014 年 7 月，陈瑞斌应邀与洛杉矶爱乐交响乐团合作，在美国最大的户外演奏场地“好莱坞碗”

（Hollywood Bowl）演出。当天，陈瑞斌不仅全情演绎了《黄河协奏曲》，也与王力宏联袂，献演《康定情歌》等民谣。陈瑞斌曾说：“我在创作时有一种纯粹的使命感。”正是这种对故土的思念和热忱，让他从琴键当中，跳跃出了只属于中华民族的独特音符。

陈瑞斌的演奏灵动而饱满，他不断寻找钢琴的“新可能”。每一曲作品都如同充满诱惑的战场，而陈瑞斌的独特演绎让他在不断的挑战中享受音乐的无穷乐趣。他改编新曲目，并尝试将不同乐器、不同风格混搭跨界，让东西方音乐元素延绵碰撞、合而为一。可以这样认为，音乐的能量是不分国籍的，陈瑞斌将音乐描述为“爱的交流”，“以曲传情”远比语言更有力量。

陈瑞斌：将《黄河》弹到美国第一人

《中國日報》 2017-02-17

他是首位在国外演奏“黄河钢琴协奏曲”台湾演奏家；澳门回归两周年的庆典音乐会他曾独奏；他是已故俄罗斯钢琴大师拉扎尔贝尔曼(LazarBerman)唯一的华裔学生，他被欧洲乐评誉为“二十年才出现的一个天才”，他就是台湾钢琴家陈瑞斌。



再次见到陈瑞斌先生，是在北京难得晴朗的冬日里。依然彬彬有礼，依然笑容可掬。只是这次再见陈先生脸上多了一份熟络，少了一份生涩。

谈起此次来北京的原因，陈先生笑谈，是因为江苏春晚的邀请，与著名香港音乐人李克勤先生有一个同台合作的节目。也渐渐聊出了陈先生与钢琴结缘的渊源。

因为成长于音乐家庭，陈瑞斌一出生“就有一台钢琴在等着”。靠叔叔偶尔的培训，13岁的陈瑞斌考到了出国的资格，一人赴维也纳，开始“小留学生”的拼搏之路。期间十年没有与家人见过面，但少年的陈瑞斌努力汲取音乐之都的养分，从16岁开始屡获国际大奖。

二十岁那年，陈瑞斌在比赛中遇见了“最后一位老师”——拉扎尔贝尔曼，陈瑞斌整整弹了两个小时的曲子，终于说服大师收自己为徒。他爷是拉扎尔贝尔曼唯一的一位华裔弟子。陈先生说，跟随贝尔曼学琴那几年，他学会的不单是俄罗斯钢琴学派（Russian piano school）的技巧，还有演奏时如何表达并传递感情。“音乐是这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它能创造很多可能性。”贝尔曼曾这样说。

陈先生曾把钢琴协奏曲《黄河》弹到了美国，一曲终了当时乐团的中国乐手全都流下了眼泪，因为大家没有想到，有一天可以在异国他乡弹奏这样一首大气磅礴的中国曲目。陈先生说《黄河》钢琴协奏曲是华人最著名、最经典的钢琴协奏曲，能够在美国表演这个曲目可以宣扬中国音乐，让美国非华裔观众更了解华人创作音乐的价值以及华人对艺术的参与和重视。

陈瑞斌：弹琴跟人生一样 除了努力别无捷径可走

《中國日報》 2015-09-23



陈瑞斌，奥地利籍钢琴家，是已故俄罗斯钢琴大师贝尔曼（Lazar Berman）唯一的亚裔弟子，曾在2010年上海世博开幕庆典上独奏黄河钢琴协奏曲，有“天使手指”美誉、史上最年轻的拉赫玛尼诺夫国际大赛得奖者。这一连串的炫目的title，很难让记者跟眼前这位儒雅谦和的陈老师相挂钩。跟台上激情演奏的陈老师不同，采访中更多感受到的是陈老师的严谨和彬彬有礼。

Q：您从小开始练琴，一直到现在成为全球知名的钢琴家，您学音乐的初衷是什么呢？

A：小时候因为父亲是音乐老师，耳读目染对钢琴比较感兴趣。13岁被父母去奥地利，独自一人一待就是十几年，一年看上百部歌剧、音乐会，重新认识了音乐，热爱上了音乐。所以到现在，我的钢琴已经不仅仅是个职业，更多是我的爱好，钢琴已经是个陪伴我大半生的好朋友了。

Q：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演出经历是什么？

A：20多年前，当时欧洲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去罗马尼亚演出，当时门口还有人在抗议示威，但是演出的时候2000人的位子全满了，后来问观众，才知道一张演出票要他们半个月的薪水。他们这种热爱让我很震撼。

Q：长期独自在国外，会不会感觉到很孤独？会让你想过放弃吗？

A：我从13岁起，独自在国外一人10多年，中间甚至没有回过一次台湾。人生的重要成长阶段都是一个人度过的，孤独是肯定会有，并且当时还小，未成年按当地法律是不能打工的，所以在心情孤寂的同时生活也比较窘迫，但

是我很幸运，通过一些比赛，我都拿到了奖项，所以情况会好很多。现在再想起这些，并没有痛苦寂寞的感觉，都早已变成了人生的财富。放弃倒是没有想过，可能我没有聪明到那程度，很多和我同样年纪出去学音乐的后来都转行了。其实学音乐跟人生有时很很相似，都会遇到起起落落，我们能做的只有向前走，坚持下来就会发现，努力就是唯一的捷径。



Q:在欧洲最难忘的一次旅行经历是什么？

A:去巴黎的拉雪兹神父公墓，十几个音乐家葬在那，肖邦比较有名，很多人献花，到了卡门的作曲家比才那里，却什么都没有，但突然经过一个法国人，哼了段卡门给我听，我感受到一种灵气。

Q:想成为什么样的音乐家？

A:音乐是美好的东西，我想把美好的东西带到世界各地。音乐之外，尽我所能做些公益。印象深刻的是：去美国的中学、小学演奏，很多小孩子从头到尾一直安静，弹完之后他们还不让我走。我自己有时候也是这样，一首没弹过的曲子，因为感觉到了，我就能很快进入情境。我平时练习和在台上表演是一样的，都会用心去练习感受。同希望自己不仅是个钢琴家，还是个艺术家。希望能做一个桥梁，将中西方的文化融会贯通，带给不同地区国家的人们，让我们的音乐和文化越走越远。

陈瑞斌：音乐会说话，也会让人掉眼泪

2015-03-17



只有东方人的骨架，却接受了钢琴大师贝尔曼“可怕的教学方法”的训练，陈瑞斌希望跳出五线谱，用钢琴重新演绎自己喜欢的感觉

“就是很一般的手指”，陈瑞斌(Rueibin Chen)顺了顺不太突出的指节，端详了一阵，认命地笑道，“不像西方人的手指又大又粗、劲道有力。我是很东方人的骨架。”因为这双资质平平的手，在师从 俄罗斯已故钢琴大师拉扎尔·贝尔曼(Lazar Berman)的 12 年间，陈瑞斌“精神压力很大”。偶尔他也会抱怨几句，“贝尔曼人高马大，总要求我跟他弹得一样(有力)，也不管我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

作为贝尔曼唯一的华裔学生，也是晚年所收的弟子，陈瑞斌并没有受到额外的关照，反而被老师的“烈性子”和“可怕的教学方法”所震慑。20 岁那年，他刚刚在以色列鲁宾斯坦国际大师赛上获奖，进入了贝尔曼的视线。一次机缘巧合的机会，陈瑞斌在紧张和忐忑中整整弹足了两个小时，才打动了这位俄罗斯钢琴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并没有具体指导演奏技巧，那时我早已不是初学者了，但是怎样由音乐家成为艺术家，是他带给我的最大启示。”

有一回，莫斯科的演出结束后，几位上了年纪的老太太在后台抓住了陈瑞斌，边回忆，边掉眼泪。那种跨越语言、种族的共鸣和感动，让他相信，“不管今天我弹的是俄罗斯学派、欧洲的(浪漫主义)，还是华人音乐，音乐都是最好的言语，直接、震撼，能启发心灵，疗愈心灵。”

今年，陈瑞斌计划录制一张有关俄罗斯后期浪漫作品的专辑。4 月 24 日，他还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这一曲目也是电影《时光倒流七十年》(Somewhere in Time)的主题曲。

时光在陈瑞斌身上同样留下了伤感的印记。13 岁自台湾只身远赴维也纳留学，16 岁在意大利拉赫玛尼诺夫国际钢琴大赛崭露头角，又先后获得波兰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等多项国际赛事奖项，最初 10 年，陈瑞斌不曾回过家乡。不管是练琴声太吵被房东赶出来，还是每天八小时以上的高强度训练，他都不曾怀疑，“音乐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东西，它创造很多的可能性，你一定要超越失望与困难，坚持到底。”

对晚来成名的好奇

“你家的那架象牙琴还好吗？”我问陈瑞斌。

他楞了一楞，有些意外，“那架琴还是舍不得捐出去，没有它就没有我们全家。”

象牙琴的故事，是陈瑞斌一家的温馨记忆。这台父亲从日本买回的二手钢琴几易他人，如今已经有一百三四十年的时间了，家中的三个小孩都靠它启蒙。“我还未出生时，家里就有一台琴等着我。”陈瑞斌乐得将儿时的“优渥”待遇挂在嘴边，但也是这台象牙琴，造成了他习琴的不少困扰。比如象牙的纹路深深浅浅，造成他后来一段时间需要脱下眼镜弹奏，以便撇开琴键对视线的干扰。

“是钢琴选择了我”，陈瑞斌反复呢喃。虽然年少时便获奖颇丰，跟随贝尔曼的近10年，无疑成就了他音乐造诣和哲学思想上的大步进阶。

“基本一月一次，我们约好一个地方，四五个小时不停地弹，每次上完课我的手都要痛上两天。”贝尔曼的疾言厉色和泼人冷水，时常被陈瑞斌称为“可怕的教学方式”，“他讲完之后，我起码需要一分钟的时间思考和整理，这时候学生的及时反应就显得很重要。若是我犯第二次、第三次错，他就会很没耐心。”

贝尔曼曾说，“我喜欢有冲突的音乐，因为真实的人生总是交织着幸福与痛苦，这样的音乐更富表现力。”老师对幸福和困苦、享受和付出的理解，深深影响着陈瑞斌，他尤其偏爱演奏与贝尔曼同源的拉赫曼尼诺夫的作品。2013年拉赫曼尼诺夫诞辰一百四十周年之际，陈瑞斌举办了“完全拉赫曼尼诺夫”世界巡演音乐会，从台湾到北京再到纽约，演奏了他不同时期创作的钢琴独奏曲，包括一些甚少或从未演奏的作品。隔年，他又在洛杉矶比佛利山庄的 Wallis Annenberg 演艺中心演出拉赫曼尼诺夫三首夜曲，比佛利山庄也是这位钢琴大师的逝世地。

“贝尔曼的一生也很传奇。因为一些原因，他50岁之后才去西欧表演，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出名，和被认可。”陈瑞斌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这么多年，他一直对一个问题特别感兴趣：那些五六十岁成名的音乐家是怎样过来的？

“像阿尔弗雷德·布伦德尔也是晚年成名。他们的卓识，无论从技术还是思想，都远在那些三四十岁之前便早早出名的人之上。

他们不是泛泛而谈，而以一个真实的具象比喻，来启发观众进入音乐的世界。”陈瑞斌觉得最难拿捏的意象比喻，恰恰是他们最游刃有余的“练习有法，但无定法”。

不用再等五线谱

或许是因为少小离家，初到维也纳的陈瑞斌“心一下子就野了”，不仅对音乐之都的大小演出倍感新奇，还在课余时间重走那些音乐巨匠的人生路。“贝多芬在奥地利住过的所有房子，我都去看过。哪怕他只住过三四个月，我都知道发生过什么事情。”在贝多芬英年早逝的那个房间，一张床、一双鞋子，便构成了他的全部回忆。

“在巴黎的拉雪兹神父公墓，肖邦的墓前有很多鲜花，到了比才那儿，空荡荡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他语调一转，“正巧有一个法国人从墓前走过，哼了一段(他的)《卡门》，听着特别有灵气。”

“如今网络这么发达，轻轻松松就可以了解这个作曲家过去的的生活是怎样的，为什么谱这首曲子。不用再去等五线谱，没有必要。”陈瑞斌直言，若是能跳出狭隘的五线谱，对作曲家和曲目会有更丰满的认识。“五线谱只是创作者的工具，就像读《圣经》、《可兰经》，关键是懂其中的真义。”

2004年发行的《钢琴的四个表情》，陈瑞斌作出了最个人化的尝试——将胡桃夹子、皮尔金组曲、天使探戈、崔斯坦与伊索德，以钢琴的演奏改编管弦、探戈、歌剧的16首曲目。“像皮尔金组曲，大家熟悉的是管弦乐版本，但我从奥地利的

图书馆找到它的原稿，希望把它录下来。那时接触探戈的华人也很少，这些新的元素都值得尝试。”《钢琴的四个表情》当年在台湾销售两万多张，在古典音乐CD中销量可观，并将第十五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古典音乐专辑奖和最佳演奏奖收入囊中。“我现在最喜欢的不是钢琴音乐，而是用钢琴重新演绎那些喜欢的感觉。”陈瑞斌说。

Reprint of CBN Weekly

《第一财经周刊》

陈瑞斌：我没有聪明到想放弃

2015 -03-23



陈瑞斌，出生于台湾，是已故俄罗斯钢琴大师贝尔曼（Lazar Berman）唯一的亚裔弟子，曾在 2010 年上海世博开幕庆典上独奏黄河钢琴协奏曲。

01.你从小开始练琴，一直到现在成为全球知名的钢琴家，你最初热爱音乐的起源是什么？现在是否发生了变化？

小时候因为父亲是音乐老师，奉命学习钢琴，有些逆反心理，但 13 岁去奥地利，一年看上百部歌剧、音乐会，重新认识了音乐。艺术这条路我走到今天，并不是把钢琴当成职业，是一直要做个爱乐者，艺术是一辈子的事情。

02.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演出经历是什么？

20 多年前，当时欧洲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去罗马尼亚演出，2000 人的场子全满了，后来问观众，才知道一张演出票要他们半个月的薪水。他们这种热爱让我很震撼。

03.你曾经在俄罗斯演出，据说有观众听到落泪，说你虽然不懂得俄罗斯的语言，但能演奏到人心里，这种共鸣是如何做到的？

可能是因为那个曲子。音乐家的创作本身就要经过那样的孤独，拉赫玛尼诺夫一直都在海外，没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我出国前 10 年都没有回过家乡，没有和家人见面，所以能感同身受吧。我喜欢的曲子都能演奏得很好。

04.长期独自在国外，缺乏外界支持的这些经历，会让你想过放弃吗？

可能我没有聪明到那程度，很多和我同样年纪出去学音乐的后来都转行了。奥地利天气不好，半年没阳光，低落的时候真得想办法，那时候没有钱，未成年也没法打工，想学音乐只能通过比赛，我比较幸运拿了些奖，所以情况就会好一些。

05.现在你常常全球巡演，名气也越来越大，怎么看待名誉？会给你带来困扰吗？

主要就是时差很难克服，最近全球各地飞得很厉害。有时候醒来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我常在思考，为什么要做音乐家，为什么要 13 岁独自出去，我也可以过普通人稳定的生活，但还是希望付出是有价值的。

06.想成为什么样的音乐家？

音乐是美好的东西，我想把美好的东西带到世界各地。音乐之外，尽我所能做些公益。在美国去中学、小学演奏，很多小孩子从头到尾一直安静，弹完之后他们还不让我走。我自己也是这样，一首没弹过的曲子，我就能很快进入情境。我平时练习和在台上表演是一样的。希望自己不仅是个钢琴家，还是个艺术家。

07.父母对你影响比较深刻的是哪方面？

父亲是老师，是音乐爱好者，我走上音乐这条路也是受他影响，可以说，全家都是做音乐的。现在遗憾的是和父母相处时间太短，父亲年纪大了，因为工作也没办法陪在家人身边。

08.如果逝者可以暂时活过来，并回答你一个问题，你比较想问谁什么问题？

想问那种五六十岁才成名的音乐家，就像我的老师贝尔曼，弹出来的音乐都不是一般音乐家的那种深度，音乐到最后就是你怎么去理解，要有相当的阅历才能有那样的现场氛围，所以很想问他们成名前是怎么过来的。

09.在欧洲最难忘的一次旅行经历是什么？

去巴黎的拉雪兹神父公墓，十几个音乐家葬在那，肖邦比较有名，很多人献花，到了卡门的作曲家比才那里，却什么都没有，但突然经过一个法国人，哼了段卡门给我听，我感受到一种灵气。

10.什么是你早年深信不疑如今深表怀疑的东西？

怀疑我自己，一些判断不是很准确。小时候没有长辈在旁边，做人两个字，我不懂，西方社会有社交但他们不需要做人，后来经过很多事情，才慢慢懂得做人。

《东方早报》上海

2015-03-02

“我不把音乐当寄托，那是我的职业”

“你要说我喜欢音乐吗？以前我是非常疯狂地喜欢音乐，那现在我是更爱惜音乐。是 **appreciate**。”

——陈瑞斌



出生于台湾的旅欧钢琴家陈瑞斌，舞台下保持着台湾人温和儒雅的气质，戴着黑框眼镜，谈吐谦和。翻开陈瑞斌的个人履历，16岁在意大利拉赫玛尼诺夫国际钢琴大赛崭露头角，之后在国际钢琴大赛屡获大奖。作为已故俄罗斯钢琴大师拉扎尔·贝尔曼(Lazar Berman)唯一的华裔学生，陈瑞斌的演奏有着传统俄罗斯钢琴学派的醇厚芬芳，同时游历欧洲多年的经历也赋予了他的演奏自由舒展的浪漫。今年4月，他要在国家大剧院演出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

一场音乐会

弹湿三件白衬衫

陈瑞斌已经以欧洲作为自己的主要阵地三十年。拉赫玛尼诺夫是陈瑞斌最钟爱的作曲家。问他何以“偏爱”拉赫玛尼诺夫这块“硬骨头”，陈瑞斌笑言自己也不知为何，十六岁比赛就主动向老师要求选拉氏作品作为比赛曲目，而少时他与拉赫玛尼诺夫的缘分一结就是三十多年。陈瑞斌坦言早年弹奏他的作品，更多的是满足自己的虚荣感，“觉得能驾驭这样壮大艰深的作品很了不起。”

“他常年在海外，没办法回俄罗斯，他这样的音乐家写出来的作品，觉得特别不一样，有一种离家很远的感触。”两个身处不同年代却有着类似生活经历的人，随着陈瑞斌灵巧的指尖每一次触碰琴键，都是在隔

空与这位大师进行音乐乃至心灵的“畅谈”。加上贝尔曼的老师戈登维瑟和拉氏是同班同学，陈瑞斌也有机会从老师那里听到很多关于作曲家的故事。

虽然很早就开始接触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但年岁阅历增长，给予他的是慢慢认识了解自己，抛开了一些包袱，更有耐心去好好享受演奏技巧之外的曲子本身魅力。“你知道第一个晚上演奏拉氏的三首协奏曲，我带了几件白衬衫去音乐厅吗？”陈瑞斌说起了他难忘的弹奏拉赫玛尼诺夫的“马拉松”。“我带了三件。每弹完一首就汗流浹背，然后迅速去后台换件新的登台。”记者笑言一整套弹完是不是“感觉手要断了”？陈瑞斌说，“有部电影叫《钢琴师》，有个情节是男主角弹到第三号协奏曲就疯了，我那时弹了五首。弹完以后，估计满场观众都在看我人是不是还正常吧。”

弹了半辈子拉赫玛尼诺夫，陈瑞斌对这位作曲家的感悟也有所转变。“他的作品非常壮大艰深，随着年龄、阅历各方面增长，我现在更享受他的作品。之前在没办法克服技术问题时，弹他的作品是种折磨。因为我必须要花相当大的耐心去克服技术上的东西，现在我会更有耐心去享受除技术外，这首曲的创作动机。所以你要说我喜欢音乐吗？以前我是非常疯狂地喜欢音乐，那现在我是更爱惜音乐。是 appreciate。”

贝尔曼“一点都不 nice”

能够一晚上连湿三件衬衫的接连挑战大部头作品，也得益于陈瑞斌的恩师、俄罗斯钢琴大师贝尔曼对他的严苛训练。陈瑞斌认识贝尔曼的时候，后者已经很少收学生，而陈瑞斌是大师所收唯一的亚裔学生。

问他贝尔曼是位什么样的老师，陈瑞斌直言，这位大师“一点都不 nice”。“我们都差不多一个月见一次，一次弹四五小时，每上完课，我的手要痛两天才可以再弹琴。他要求非常严厉，希望我什么都做得和他一样好。”陈瑞斌回忆，每次贝尔曼向他讲完要求，他大概要消化好一会才敢下手弹。“因为我如果做不到，他会给我严苛的表情。”除了钢琴技艺外，贝尔曼还会和陈瑞斌谈论文学和哲学。

“从老师那里，学到更多的是精神。他是五十岁才去西欧表演的音乐家，去的时候就已经红了。大家以前就知道他是谁。在私下，他会和我聊到很多，这些都是媒体上所看不到的分享。他对音乐的坚持和执着是我也要继续追随的。”

虽然“师出名门”，但陈瑞斌称自己是一个“土法练琴的小孩”。陈瑞斌出生于台南一个条件普通的家庭，会学弹钢琴完全是受做老师的父亲影响。他父亲并不是科班出身，也没有过多闲暇时间可以督促他练琴，因而想出了一个方法，就是让陈瑞斌每天用录音带录下整个练习过程，给他回来后检查。练琴毕竟是个枯燥乏味的过程，爱玩也是孩子的天性。陈瑞斌眯着眼，笑着告诉我，对于父亲的方法，他也有对策“反抗”。小时候他很爱看卡通片，于是在练琴的时候，会把电视打开调成静音模式，边看电视边弹钢琴。即使时常这样糊弄着练琴，也从未被父亲发现过。比起现在的小孩每次学琴动辄上百上千元的课时开销，陈瑞斌不曾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差不多每隔半年才可以上次大师班，而且只有一小时。”陈瑞斌口中的大师就是他叔叔，一个在台北教音乐的老师。通过叔叔每半年南下的教学指点，陈瑞斌一次次摸索着钢琴的指法和踏板技巧。

陈瑞斌十三岁赴维也纳留学，十六岁在意大利的拉赫玛尼诺夫国际钢琴大赛获奖崭露头角，之后陈瑞斌先后取得包括鲁宾斯坦、肖邦等多项国际赛事奖项。“我当时年纪小，参加比赛，得失心很重，需要靠吃安眠药才可以入睡。”陈瑞斌谈起昔日比赛经历和异乡生活，依然会时而眉飞色舞，时而语气低沉，仿佛

在说的是昨天才发生的事。陈瑞斌说，有时候他很感谢这一路遭遇到的挫折，时常连老师都无法教会他的在音乐方面的瓶颈问题，却因挫折，让他更成熟，在音乐表达上变得更精进。

从学琴到比赛到成名，一路都有挫折。陈瑞斌说音乐是一个唯一让他释怀的元素。“我是音乐家，其他行业可能是通过听音乐来排遣，但我不会把音乐当寄托，因为那是我的职业，那是可以表达我内心复杂的东西，也只有音乐，才有办法做我的代言。”

卖音乐，不卖人

采访中，陈瑞斌谈到，当下有两种类型的艺术家。“第一种艺术家是卖人，不是卖音乐；第二种是卖音乐，不是卖人。”毫无疑问，他说自己属于第二类人。“我希望通过自己卖音乐，再来让大家肯定我这个音乐家的价值。”

陈瑞斌没有计算过现在每年到底弹了多少场音乐会，但他会担心是否留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练习拓展新的曲目。“我发现好几次去表演，有观众会和我说你今天的安可曲十年前我们在哪个音乐会听过。我吓到了，我自己都已经不记得了，但这些观众会记得很清楚。”

随着回国演出越来越多，陈瑞斌不仅感受到观众和市场的变化，也感叹亚洲拥有最好的演出场所，普遍优越的场所有时让一些钢琴家“任性”到因为钢琴不合心意就罢演。“你在亚洲表演，有太好的条件，走到哪儿，音乐厅条件都很好，连后台休息室都是施坦威钢琴。我在欧洲演出很多，特别是在东欧，我演奏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音乐。二三十年前东欧经济状况很差，我弹协奏曲的琴键，是连接都按不下去的。我碰到太多正常音乐家可能不会做的事，我没那么介意。并不是说我不挑，而是当下我取消音乐会，也就丧失了和观众交流的机会；同时观众也是买票来听音乐会，我不该制造那么多问题出来，大家都是抱着欣赏音乐的想法来的。”

陈瑞斌也热衷于做公益的演出，到一个地方商演，会在那之前去贫困学校给学生弹免费的音乐会，回到台湾开残障人士音乐会，因为轮椅无法进入观众席，于是陈瑞斌说服主办方让 300 多张轮椅聚集在舞台层层围绕着他。

开过各种各样的音乐会，陈瑞斌依然说，“这辈子到现在没有一场认为是完美的演出经历。”但陈瑞斌记得，很多次音乐会，会有人来对他说，自己以前是学钢琴的，听了他的弹奏，以后要重新练钢琴，或者听到家长说小孩子不爱练琴，但看了他的表演后，回去会好好弹琴。“我不知道这是否可以算是完美，这就是我想做到的。”

陳瑞斌首登江蘇春晚 古典流行跨域演出



2017-01-29



名揚國際的台灣鋼琴家陳瑞斌受邀與香港歌手李克勤跨界合作，28日大年初一登江蘇衛視春晚表演，陳瑞斌展現驚人音樂實力改編李克勤成名曲「月半小夜曲」，鋼琴古典與流行跨領域的演出博得滿堂彩。中央社 106年1月29日

名揚國際的台灣鋼琴家陳瑞斌受邀與香港歌手李克勤跨界合作，大年初一登江蘇衛視春晚表演，陳瑞斌展現驚人音樂實力改編李克勤成名曲「月半小夜曲」，鋼琴古典與流行跨領域的演出博得滿堂彩。

陳瑞斌是已故俄羅斯鋼琴大師貝爾曼 (Lazar Berman) 唯一的亞裔弟子，他那被稱為「天使手指」的彈奏技巧、敏銳的音樂性、自然與熱情的舞台魅力，深受海內外樂迷們喜愛。雖然曾受邀上海世博、北京音樂電影節及由中央電視台直播的北京國家大劇院演出，但登上數億人觀看的春晚表演卻是頭一遭，陳瑞斌說，他親手改編歌曲，就是希望讓歌曲能呈現與一般伴奏不同的風貌。

不論改編歌曲還是與歌手跨界合作，對陳瑞斌來說其實一點都不陌生。陳瑞斌表示，雖然春晚邀約來的很臨時，但因為跟李克勤合作多年、彼此熟悉，因此雙方很快就決定要合作。

除了春晚演出，陳瑞斌也曾組過鋼琴跟中國傳統樂器樂團，將兩岸代表性樂曲重新改編並帶到海外首演，向國際宣揚。陳瑞斌表示，未來也將繼續致力於文化交流，並繼續到全球各國表演、錄製新專輯。

新華網專訪-“创作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是一种纯粹的使命感” 访华裔钢琴家陈瑞斌

《新华网》洛杉矶 7月4日电 2014-07-04

拥有92年历史的洛杉矶好莱坞露天剧场5日将举办音乐会，将于音乐会上演奏的国际知名华裔钢琴家陈瑞斌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作为一位华人演奏家，他希望创作出有中国特色的音乐作品。

此次音乐会是於好莱坞露天剧场举办，陈瑞斌将在洛杉矶爱乐乐团伴奏下演奏《黄河协奏曲》。

谈及为什么选择弹奏《黄河协奏曲》，陈瑞斌说：“《黄河协奏曲》对我有特别的意义，我是第一位在香港和大陆演奏这首曲子的台湾出生的钢琴家”。

他说：“这次演出选在美国最知名的露天剧场，和世界一流的洛杉矶交响乐队合作，我当然想把握这次机会，选择一首可以推广中华文化的原汁原味的作品。在有两万座位的好莱坞露天剧场更适合表现《黄河协奏曲》的气势，比演奏一般的古典音乐更有意思。”

陈瑞斌13岁小学毕业后离开台湾独自一人去欧洲念书，头10年从未回过台湾，家人也没有机会到维也纳探望他。“《黄河协奏曲》中饱含抗战年代亲人离别的感情，也引发我浓浓的思乡情，我感觉这首曲子是在弹一段中华民族不会忘记的历史。弹历史需要时间的沉淀，这首曲子我演出了很多年，但每次弹奏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触。”

陈瑞斌介绍，《黄河协奏曲》是一首集体创作的作品，作者当年深受苏联音乐的影响，而他的导师、俄罗斯著名钢琴演奏家拉扎尔贝尔曼恰好带给他与这首乐曲契合的元素，使他的演奏更接近于作品当初创作时的风格。

在陈瑞斌看来，这次在好莱坞露天剧场的演出有着特别的意义。“我经常有机会来洛杉矶演出，这里可以算我的第二故乡，这边的听众对我也特别熟悉，观众们也一定期待每一次我都可以带来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感到很有压力。”

演出的上半场，陈瑞斌将与洛杉矶爱乐乐团合作《黄河协奏曲》，下半场他将演出《康定情歌》等民谣。他说：“不论是民谣还是流行，这次观众都可以感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我在整场演出中也会从古典跨到流行再到民族，展现不同的演奏风格。”

陈瑞斌说：“音乐是我的兴趣，从很小我就决定将音乐作为职业。不管是在两万人的好莱坞露天剧场还是自己在家演奏，我的投入是一样的，音乐带给我很多感动，也带给我很多人生上的意义。”

陈瑞斌骨子里蕴含的中华文化一直是让他自豪的文化特色。他认为，让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不应仅是经济成就，我们不能忘记中国是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大国，从这个角度，音乐可以找到很多灵感，将这些灵感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可以塑造出超越欧美的音乐风格。

“我在创作时有一种纯粹的使命感，我觉得作为一位华人演奏家，应该在演奏背后创作出有中国特色的音乐作品，”他说。

在采访最后，陈瑞斌想告诉那些追求音乐的年轻人：“每一个音乐家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他说，搞音乐也不是只有站在世界舞台才可以。“我今天在洛杉矶500个座位、2000个座位或者两万个座位的舞台演出，观众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热爱古典音乐的观众。一个爱乐者喜欢一个演奏家、喜欢一个作品他们就会去听，不是因为场地才会选择你。”

专访钢琴家陈瑞斌：“天使手指”以曲传情

中国新闻网 / 中新社 2014-11-20

他是首位在香港演奏“黄河钢琴协奏曲”及“爱河钢琴协奏曲”的台湾演奏家；澳门回归两周年的庆典音乐会他曾独奏；上海世博会的演奏大厅里，曾回响他的钢琴曲，他也跟王力宏在美国合作演出……他是已故俄罗斯钢琴大师拉扎尔贝尔曼(LazarBerman)唯一的华裔学生，他被欧洲乐评誉为“二十年才出现的一个天才”，他灵动的技巧被誉为“天使手指”，他是台湾钢琴家陈瑞斌。

见到陈瑞斌，是在他一位香港朋友的家里。为了能拍摄演奏画面，他找了几个有钢琴的地方，最后还是决定到朋友家。“比较安静，不会有人走来走去影响弹琴。”

陈瑞斌说起与高雄石化气爆炸事件的“擦肩而过”。彼时正跟澳门乐团在高雄演出的他，因为原定餐厅没有开门而绕开了爆炸范围，“因此特别有感触，觉得人生就是奇遇。”这就是陈瑞斌此次来香港演奏的目的——感谢香港在高雄气爆案后给予的爱心和支持。而这个只用匆忙两周筹备的演奏，引来千余观众。

“我第一次来香港在二十年前，至今香港各区的大会堂都演奏过，”自称与香港渊源颇深的陈瑞斌说，这是第一次在香港公开的公益演出，意义很大。

背井离乡：对“黄河协奏曲”的独特感悟

陈瑞斌是第一位在香港和大陆演奏“黄河钢琴协奏曲”的台湾演奏家，当年的乐评家说：“没想到将‘黄河’诠释得如此特别的，是一位在台湾出生、少年就去了欧洲的人。”

因为成长于音乐家庭，陈瑞斌一出生“就有一台钢琴在等着”。靠叔叔偶尔的培训，13岁的陈瑞斌考到了出国的资格，一人赴维也纳，开始“小留学生”的拼搏之路。期间十年没有与家人见过面，但少年的陈瑞斌努力汲取音乐之都的养分，从16岁开始屡获国际大奖。

二十岁那年，陈瑞斌在比赛中遇见了“最后一位老师”——拉扎尔贝尔曼，陈瑞斌整整弹了两个小时的曲子，终于说服大师收自己为徒。

此后六七年、直至贝尔曼去世，陈瑞斌每个月都搭乘十几个小时的跨国列车，从德国到俄罗斯求教。“压力很大，必须准备非常充分，”陈瑞斌说，“每次去都要带厚厚的琴谱，不停地演奏四五个小时，请老师指点。体力上也是巨大挑战。”

“他从来不多说，非常严厉，却让我明白如何清晰地表达对乐曲的理解。我从老师那里学到什么叫严谨和坚持。他为人处世都是大师风范，他的精神永远在我心中。”

“就因为我早早离乡背井，对于中国曲子《黄河协奏曲》才有特别有感情。”陈瑞斌说，《黄河协奏曲》饱含抗战年代亲人离别的感情，也引发他思乡情怀，“弹这首曲子是在弹一段中华民族不忘的历史。弹历史需要时间沉淀，这首曲子我演出了很多年，但每次弹奏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触。”

尝试新风格：寻找钢琴的“新可能”

2014年7月，在美国好莱坞露天剧场，陈瑞斌与王力宏合作，为近两万观众演出不同风格的“中华之夜”。实际上，陈瑞斌正尝试跨界创作，已与歌手李克勤、蔡琴都改编合作过乐曲。

此外，陈瑞斌还尝试创作改编新曲目，包括与中国传统乐器、美国爵士钢琴合奏。“尤其是中国特色的音乐作品，现在为人熟知的只有《黄河奏鸣曲》，有必要继续创作。”而明年的春天，他还将在国家大剧院演出。“可古典可现代，钢琴有很多可能”。

“音乐的能量就是不分国籍不分国界，单纯的打动，增强凝聚。”陈瑞斌将音乐描述为爱的交流，认为音乐比语言更能传递感情。“现在两岸三地的音乐氛围越来越好，爱好者越来越多，相信会有更多的机会与更多的人交流，一同在琴键上以曲传情”

鋼琴家陳瑞斌與洛城愛樂合作



2014-07-05

（中央社台北 5 日電）台灣出生，長期致力推動中華文化的鋼琴家陳瑞斌，美西時間 5 日將在全美最大的好萊塢露天音樂廳（Hollywood Bowl）與洛杉磯愛樂交響樂團（Los Angeles Philharmonic）合力演出。

這是首次有出生於台灣的鋼琴家在此演出，曲目包括在華人世界非常知名的鋼琴協奏曲「黃河」。尤其難得的是，洛城愛樂這類國際知名的一線交響樂團在美國主要城市演奏屬於華人文化音樂作品，是跨越東西文化的一大步。由於是戶外音樂廳，預期會有 2 萬樂友參與。

陳瑞斌是在美國相當活躍及知名的鋼琴家，曾在許多新落成的音樂廳舉行開琴開幕表演，其中包括 2 月在北加州的賓恩音樂廳（Bing Concert Hall），3 月在比佛利山莊華立斯·安納伯格（Wallis Annenberg）演藝中心開幕，並是唯一加場且兩場演出門票皆售罄的音樂家。

加州藝術委員會主席華森（Craig Watson）出席了她的個人記者會，前往音樂會聆聽的人士包括前加州州長戴維斯及奧斯卡影后茱蒂福斯特（Jodie Foster）。

近年來，除了獨奏以及管弦樂協奏的經典曲目，陳瑞斌也致力於開發、首演新創作的鋼琴獨奏和協奏曲。廣受好評的鋼琴協奏新作「愛河協奏曲」，描繪對於台灣著名河流的喜愛；另一首新創作的「寒夜」鋼琴協奏曲，蘊涵豐富的客家元素故事與題材，也由他擔任鋼琴主奏在世界各地首演。

陳瑞斌曾在紐約林肯藝術中心、澳洲雪梨歌劇院、香港文化中心等國際音樂廳演奏這些新創作。2012 年他與多個美國職業交響樂團合作，演奏曲目從古典到現代，包含選做電影「似曾相識」(Somewhere In Time) 配樂的拉赫瑪尼諾夫「帕格尼尼主題狂想曲」。在洛杉磯演出時，這部影片的女主角珍西摩爾前往演奏會聆賞。

為芭芭拉史翠珊作過許多膾炙人口歌曲的美國作曲家漢姆李屈（Marvin Hamlisch）辭世，在加州唯一的一場紀念音樂會，也邀請陳瑞斌參與演出。

陳瑞斌也曾獲得國內金曲獎「最佳古典音樂專輯獎」及「最佳演奏獎」雙項得主。

陳瑞斌為台灣年青一輩鋼琴家代表性人物。出生於台南市，12 歲即通過教育部資優兒童出國考試。畢業於維也納市立音樂院及德國漢諾威國立音樂院（最高演奏家文憑）。陳瑞斌曾創下 1 星期的 2 天內演完拉赫曼尼諾夫所有鋼琴協奏曲之世界紀錄，並為國際 18 項鋼琴大賽得主。1030705

國際中心報導 2014-07-18

全美最大好萊塢劇場演奏 台灣鋼琴家陳瑞斌享譽國際



台灣出生的鋼琴家陳瑞斌（Rueibin Chen），於台灣時間 6 日在美國好萊塢露天劇場與知名洛杉磯愛樂交響樂團共同演奏，締造滿座佳績。



首位於台灣出生的鋼琴家陳瑞斌（Rueibin Chen），於台灣時間 6 日在全美最大的好萊塢露天劇場（Hollywood Bowl）與世界前 10 大知名洛杉磯愛樂交響樂團（Los Angeles Philharmonic）精湛共同演出，創下 2 萬人滿座的入場佳績。

陳瑞斌出生於台南，12 歲就通過教育部資優兒童出國考試，畢業於維也納市立音樂學院（**Vienna Konservatorium**），即獲得德國漢諾威國立音樂院最高演奏家文憑，目前是在美國相當活耀的知名鋼琴家，曾在許多剛開幕的音樂廳進行開琴演奏，而今年 4 月更在北京國際電影節以唯一的獨奏家身分與樂團合奏演出。

陳瑞斌 6 日除了演出「黃河鋼琴協奏曲」外，也親自即興改編名曲「告別的時刻」(**Time to say goodbye**)，現場聽眾不僅瘋狂喝采，也令許多長期居住美國的華僑聽眾感動落淚。

當晚參加的貴賓，包含美國著名爵士大師赫比·漢考克(**Herbie Hancock**)、古典音樂電台名評論家 **Alan Chapman**、電影「戰地琴人」(**the Pianist**) 製片人與著名導演麥可·曼恩 (**Michael Mann**) 等知名人士出席這場盛宴，並給予高度評價。

鋼琴家陳瑞斌獲比佛利山莊市長頒獎表揚對文化交流貢獻

民報

2015-02-11



鋼琴家陳瑞斌獲比佛利山莊市長頒獎表揚對文化交流貢獻

鋼琴家陳瑞斌 Rueibin Chen 在一月底受到美國南加州比佛利山莊市長頒獎，表揚他對文化交流的貢獻，並在該市著名的安能柏格表演藝術中心 The Wallis Annenberg Center for Performing Arts in Beverly Hills 做了兩場非常盛大的專場演出。這兩場演出曲目均為著名的中華傳統樂曲，其中包含兩首台灣民謠《高山青》及《草螟弄雞》。

近日陳瑞斌 RueibinChen 創立了 L'Ensemble du Ciel 重奏團，組合鋼琴與高胡、二胡、中國笛、琵琶等經典傳統樂器。這次特別精心挑選了四位在台灣非常優秀的青年演奏家，專程帶他們到美國演出，在中國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歐巴馬高峰會的安能柏格莊園的創辦人所蓋的安能柏格表演藝術中心，做了兩場盛大演出。第一場是公益性的表演，對象為比佛利山莊五所學校的五、六歲到十多歲的小孩，讓這些平常沒有機會到音樂廳的學生們免費觀看這場表演，讓他們有機會了解中國文化的精髓及中華民族的傳統樂器。

第二場音樂會則是冠蓋雲集，包括洛杉磯副市長、比佛利山莊市長、南加大校長，洛杉磯愛樂交響樂團行政總監、安能柏格 Wallis Annenberg 女士本人、及幾位好萊塢大導演等，均盛裝出席此場音樂會，是比佛利山莊的年度盛事。演出完立刻受到其他單位的邀約，下一季將到中東及歐洲等國幾個著名大型藝術節巡演。此次的演出受到多個主流媒體注意，除陳瑞斌 Rueibin Chen 本人受到美國 CNN 電視台專訪、中國官方英文報中國日報、中央電視台、上海東方衛視、第一財經日報 和香港英文報南華早報等專訪之外，洛杉磯時報等主流媒體也都出席此次演奏會。

鋼琴家陳瑞斌爾灣演出 萬餘樂迷聆賞



2015-08-12

(中央社 12 日電) 美國知名太平洋交響樂團主辦的橘郡夏季音樂節中，特別邀請台灣知名鋼琴演奏家陳瑞斌演奏貝多芬著名第 5 號「皇帝」鋼琴協奏曲，吸引了萬千樂迷湧入爾灣露天劇場。

橘郡夏季音樂節日前剛結束，可容納 1 萬 7000 人的爾灣露天劇場 (Irvine Meadows Amphitheatre) 座無虛席，近 2 萬樂迷在星空夜幕下聆聽美國太平洋交響樂團 (Pacific Symphony) 與台灣鋼琴演奏家陳瑞斌合作演出貝多芬等大師的經典作品。

當晚有來自南美的許多作曲家、樂評家和音樂家也都出席聆賞這場音樂會。「橘郡紀事報」(The Orange County Register) 評論指出，毫無疑問鋼琴家陳瑞斌的開場演出是充滿活力並泰然自若。充滿停不了的緊湊、敏銳和感性。

報導說，陳瑞斌彈奏的快樂章 (1st and 3rd movements) 既快有衝勁，但又靈活自如得恰當，強而有力；慢樂章 (slow movements)，他把每一個音符都美麗地演繹，就像大雨點輕輕落在湖面上。

陳瑞斌表示，他非常高興能以第一位台灣出生的鋼琴演奏家與美國著名的太平洋交響樂團及指揮家古帝耶瑞茲 (Alejandro Gutierrez) 合作演出，希望能以戶外音樂會輕鬆的方式帶動欣賞音樂會的熱潮。當天有不少華裔觀眾慕名而來參加這場戶外音樂會欣賞，度過了一個愉快的夜晚。

橘郡夏季音樂節為觀眾舉辦的鋼琴演奏音樂會已有 20 多年歷史，為當地帶來一場場精彩的音樂盛宴。陳瑞斌在接下來的演奏行程還包括北美地區、中國大陸及南美洲等地巡演。

我想用音樂聚集全世界

《星洲日報》馬來西亞

2016-08-16

06 新教育

星洲日報 2016年8月16日 | 星期二

陈瑞斌出生于台湾南方的台南，是已故传奇俄国钢琴大师拉扎尔贝尔曼（Lazar Berman）唯一的亚裔弟子。他深深记得恩师对他说过：“音乐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东西，它创造很多的可能性，你一定要超越失望与困难，坚持到底，要真正体认音乐的美妙。”

他从小展现惊人的音乐天赋，6岁夺得钢琴比赛大奖，13岁便被维也纳国立音乐学院破格录取，此后成为多项国际大赛的常胜军，经常受邀参与世界各种大型音乐会的演出，是国际乐坛知名的亚裔钢琴家。

现任“天籁之音”（L'Ensemble du Ciel）重奏团艺术总监的陈瑞斌有“天使手指”美誉。欧洲乐评誉他为“20年才出现的一个天才”、“贝多芬五代传人”。纽约乐评家Harold C. Schonberg在聆听陈瑞斌弹奏拉赫曼尼诺夫“第二号奏鸣曲”之后，盛赞他完美的诠释。

他曾于2010年受邀于上海世博开幕式演出，与中乐团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演奏《黄河钢琴协奏曲》，气势磅礴。

陈瑞斌的传记作者说：“《黄河钢琴协奏曲》这首叙述神州大地千百年苦难悲情的协奏曲，为什么出生于台湾的陈瑞斌能弹得让观众掉泪？因为他心中的悲痛、他受过的磨难也是那么深、那么巨、那么真。”

陈瑞斌有“天使手指”美誉，是国际乐坛知名的亚裔钢琴家。



台湾钢琴演奏家陈瑞斌日前在纽约演奏，马来西亚彭亨州苏丹后HRH Sultanah Hajjah Kalsom前往欣赏。陈瑞斌说，苏丹后赞美他的演奏，希望邀他赴大马演出，让更多人分享他的演奏，目前双方正在洽谈中。

陈瑞斌很高兴遇到知音：“苏丹后对我的音乐很赞赏很感动，希望不久的将来她及她的基金会能和我一起推动大马及华人的音乐文化交流。”

那场在纽约的演奏中，陈瑞斌演奏了拉赫曼尼诺夫的乐曲、电影《似曾相识》主题乐曲及史克里亚宾为左手而作的钢琴名曲夜曲……余音绕梁，感动现场观众。

“喜欢一个城市是因为那儿有知音、有朋友……”陈瑞斌曾赴大马演奏多次，每次都受到爱乐者欢迎。他说：“在大马有曾和我在维也纳求学的同学、有爱乐者……”

圖：受訪者提供



台灣鋼琴演奏家
陳瑞斌

陳瑞斌（左）與彭亨州蘇丹后HRH Sultanah Hajjah Kalsom日前在紐約合影

我想用音樂聚集全世界

去年陈瑞斌口述他的人生经历,《人文使者——钢琴演奏家陈瑞斌》一书,感动许多读者。

陈瑞斌来自台南乡下,祖父是不识字的菜贩,父亲陈振德读师专时自学钢琴,还穷尽所有,买了一台二手象牙键的钢琴,毕业后到小学担任教师,课余在家中教钢琴。

陈父是为从小显露音乐天分的弟弟陈振明买钢琴,他亲自教弟弟,没想到陈瑞斌两岁时就爱爬上椅子去玩琴键。有一次到陈家为钢琴调音的调音师发现陈瑞斌有绝佳的音感,于是陈爸爸于陈瑞斌4岁时教他弹琴。

那架钢琴一百三十多岁了,现在还摆放在陈瑞斌台南家中。那架钢琴的每个象牙键都有黄、黑斑痕,小小年纪的他用这些痕迹来记音符,之后他学会了用耳朵记音乐,闭上眼睛用心去弹。

陈瑞斌六七岁时就特别喜欢古典音乐。“那时在台南乡下没有什么音乐环境,连黑胶唱片都没有,但我就喜欢到离不开音乐,连洗澡时都要听中广电台播放的古典音乐。”他崇拜擅于演奏钢琴的陈振明叔叔,立志当音乐家。

陈瑞斌13岁时在叔叔陪同下出国到维也纳追寻音乐之路,他在机场和父亲通电话,当年父亲问他:“真的想去维也纳?”那时他想像着异乡,他肯定的说是。

叔叔陪他出国教他如何在异乡生活,几个月之后,他就开始独自求学,没有家庭背景、没有财力资源,他靠着奖学金,靠着毅力,经历孤独而艰苦的历程,克服万难,渐渐在世界发光。

16岁那年,陈瑞斌在意大利的拉赫曼尼诺夫国际钢琴大赛获奖崭露头角,之后屡屡在重量级国际钢琴大赛获胜,取得包括鲁宾斯坦(以色列)、萧邦(波兰)、Bachauer(美国)、卡拉斯(希腊)、维也纳(奥地利)、Manresa贝多芬奖(西班牙)以及意大利的拉赫曼尼诺夫、罗马、贝里尼、Stresa等比赛大奖。

陈瑞斌是各项国际大赛的常胜军,不但拿下18项国际大赛大奖,20岁前就夺得5面金牌的纪录,至今没有华人钢琴家打破。

谈起少年时到了维也纳,一句德语也不懂。陈瑞斌说:“到了维也纳好像进了大资料库,忽然接触到那么多东西。可是,全是德文书不容易看懂,所以我一定是先听音乐再找书来看。”

即使没有
音乐环境,
还是喜欢到
离不开音乐



台湾钢琴家陈瑞斌与台南家中的百年老钢琴合影。



全球闻名的台湾钢琴演奏家陈瑞斌。



台湾钢琴家陈瑞斌的演奏总是余音绕梁,感动现场观众。

陈瑞斌说:“长达10年都在异乡,未曾见到父亲。”他看着窗外,缓缓的说:“10年后,回到台湾见到父亲那一刻,我不太认得父亲,他也不认得我。”他记得当时内敛的父亲说的第一句话:“瑞斌,回来就好。”

陈瑞斌的双亲至今未到过维也纳,但是陈瑞斌只要得空就飞回台湾陪父母亲。他在台湾的每一场音乐会都会请双亲到场。陈父今年八十多岁了,母亲也七十多岁。他们知道儿子在世界各地弹钢琴,但是只要想念,儿子总是赶回来。

“人生历练对我的音乐很有帮助,每经过一些事情,再回到钢琴上,总是有特别的感觉……”

这些年来,陈瑞斌致力于创作钢琴独奏和协奏曲。广受好评的钢琴协奏新作《爱河协奏曲》,描绘对于台湾南方的高雄著名河流的喜悦;另一首《寒夜》钢琴协奏曲,蕴涵丰富的客家元素故事与题材。去年,他为台湾纪录片《海上情书》电影演奏配乐,超凡的钢琴技艺,满溢丰富情感。

他也是台湾金曲奖的“最佳年度专辑”及“最佳表演艺术奖”双项得主,曾与名歌手蔡琴、李克勤合作录制专辑。

2014年,他应邀与洛杉矶爱乐交响乐团合作,在美国最大的户外演奏场地,近两万座位的好莱坞露天剧场演出。2015年初,陈瑞斌受Wallis艺术中心之邀,带领台湾的青年国乐家们前往比利山庄,为该中心的筹款音乐会,做钢琴与国乐的结合演出,极受好评。

陈瑞斌现在致力于东方与西方的结合。他以钢琴和其他古乐器同奏。他以所学的钢琴结合东方乐器,让钢琴遇见琵琶、二胡、笛子……“东方与西方相遇,总有新的乐章来到心中。”他说。

陈瑞斌自己出身穷困,对弱勢的孩子总是特别关怀。他曾邀弱勢学生进音乐厅听他的音乐会,他也曾与3位身障少年钢琴家同台演奏。

他没有架子,朴实而诚恳。面对纷乱的现代社会,陈瑞斌说:“我想用音乐聚集全世界。”

人生历练对
音乐很有
帮助

“天使手指”陈瑞斌：艺术之路艰苦卓绝 因为热忱从未放弃

《聯合早報》新加坡 2017-10 -08



陈瑞斌上周三于台北国家音乐厅演出

“走艺术这条路，如果没有一定的热忱，很难坚持下去，我只有一个梦想，我真的很喜欢音乐，所以没有放弃这条路。”

有“天使手指”美誉的国际知名钢琴家陈瑞斌(Rueibin Chen)，近来返台参加嘉义、屏东艺术节，忙里抽空接受《联合早报》专访，作上述表示。

陈瑞斌 16 岁就在意大利拉赫曼尼诺夫(Rachmaninoff)国际钢琴大赛崭露头角，接着又在鲁宾斯坦 (以色列)、肖邦 (波兰)、Bachauer (美国)、卡拉斯 (希腊)、维也纳 (奥地利)和 Manresa 贝多芬奖 (西班牙)等重要国际钢琴大赛获胜，被欧洲乐评誉为“20 年才出现的一个天才”。

1967 年出生于台南市的陈瑞斌，自幼在教授音乐的父亲启蒙下，很早就展现音乐的禀赋，12 岁通过政府考试，获得“天才儿童”护照，然而，“天才儿童”护照仅意味暂时不用当兵，政府并未提供公费与协助，父母犹豫再三，来年仍决将其送往奥地利，成为维也纳音乐学院年纪最小的大学生。

当时未成年的陈瑞斌每年须到警察局申请居留，食衣住行样样都得自己张罗。“我曾缴了三个月的保证金，却因长时间练琴，被整栋住户嫌太吵联署赶了出去”，类似遭遇发生了三四次。

13 岁的孩子多半犹不知世事，但为了走音乐这条路，陈瑞斌只身在语言不通、鲜少看到黑发亚裔人士的异乡生活与学习，一年仅与家里通两次电话，内心的孤寂无助诚非外人能理解。

在欧洲念书的学生不准打工，“当时重要的比赛都在东欧，但那不过是张纸，是一个荣耀，且若无相当程度的语言能力，与他人的沟通会有相当的障碍”。

家里的资助只维持到 16 岁，之后就完全靠他表演或比赛的奖金过活，家里寄的钱每半年从美国转到欧洲。“我也怕饿死呀！”言及此，他上身突然往前倾，手指扶了下镜框，正色地说，“我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看存款簿，真的！我要算这半年我会发生什么事，要多少钱，参加比赛的旅费都得精打细算，很

幸运可以撑到今天，还可以做音乐家”。

经济的拮据，生活的彷徨，都比不上现实环境的严苛。

“出国前，中文的‘做人’两个字没学过，我也不晓得‘做人’的意思”，16岁就进入社会，举目无亲的陈瑞斌，举凡参加比赛、办证件、谈合同，在欧洲搭飞机、坐夜车，全都得自己处理，没人教他，一出门可能一个月，回到家满地的传真纸，“很多事都是从经验一步步学来的”。

除了英国，陈瑞斌在欧洲的奥地利、德国、法国和意大利都就读过，深深感受到欧洲各国对自身文化的自豪，无论是音乐会后的庆功宴，即使喝个咖啡都会谈到历史，“出国时我只念完小学，连中国历史都没有念过，遑论奥匈帝国的历史，我很难切入，更何况是用德文谈历史，很难和别人打成一片”。

迄今他都还记得16岁第一次出去比赛，结果未卜，返回旅馆踽踽独行，满腹酸楚猛地涌上心头，他不断自问：“我在干什么？为什么我要这么苦？”德语尚不流利的他必须找个包吃包住之地，事前还特地学了一句德语，每天就问旅馆老板娘这句话：“请问今天吃什么？”未料三四天后，老板娘突然不耐烦地朝他咆哮说：“我今天煮什么，你就吃什么！”“从此我不敢吭声，每天吃得饱饱的，只差没送去给人家宰。”回首来时路，爽朗的笑声背后尽是满腹委屈。

16岁在意大利拉赫曼尼诺夫国际钢琴大赛得奖后，陈瑞斌首次在维也纳柏林爱乐厅表演，没有父母的庇护与叮咛，“当时很紧张，连上台那两三阶爬上去都滑下来，是背后的指挥把我推上去”，但一坐到钢琴前，他既笃定且从容。

20岁那年，陈瑞斌在以色列鲁宾斯坦再拿大奖，吸引了俄罗斯知名钢琴大师拉萨·贝尔曼(Lazar Berman)的注意，陈瑞斌与年逾花甲的贝尔曼闲聊后当场弹了两小时，贝尔曼首肯收其为徒，陈瑞斌也成为贝尔曼唯一的亚裔学生。

贝尔曼以严厉著称，陈瑞斌曾目睹专程坐15个小时的车来求教的人，只弹一页，就被贝尔曼轰回家，“上他的课，压力真的很大，他每次跟我讲完一个东西，我要停三分钟后才敢弹，要思考他讲什么，我能不能做得到”。“他并未教我演奏风格，他教我的是对音乐的理解，即便我是他的学生，但在艺术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过去，他的过去很传奇，我学到更多的是他的人生经验。”

也就是在这种严格要求与苦练下，陈瑞斌这位东方人精湛的琴艺令西方人折服，音乐与情感融而为一，无论是气势磅礴或是婉转细腻的曲目，总能触动观众的心弦，尤其是诠释高难度的俄罗斯等西方作品，更让不少人赞叹“他前世一定是俄国人”。

多年在异乡的孤寂与生活的挫折、瓶颈与压力，是对陈瑞斌的考验与淬炼，“没有这些，无法塑造出我今天弹琴的风格和感觉”他说。

在国际大放异彩，十年后应台湾总统府之邀回台，这是陈瑞斌出国后首次与父母重逢。

谈及父亲，陈瑞斌原本兴致高昂的语调转趋缓和，目光陷入沈思，“直到今天我没跟他说过，搞不好他也不好意思跟我讲，当时我有点认不得他，可能他也不太认得我”。

毕竟出国时他不过是个孩童，回台时已是誉满国际的音乐家，“20几岁之前，父母都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他们只能从中央社和报纸看到我得奖的消息，“当年那个决定对我、对他们都不容易，”。

父亲原本期望他学成归国谋个教职，捧个铁饭碗，但他的成就远远超过父亲的期望。“不是期望，是想象”陈瑞斌修正记者的说法，“就算是当大学音乐教授，也不需要这么做，一点都不值得，牺牲太大了！”不过，他还是很感谢父亲让他出国，“当时没有网络，我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出去，这条路又会不一样了”。

功成名就后的他常在亚洲、欧洲和美洲巡回演出，即便返台也鲜少有时间与父母相聚，“叔叔对我母视说，你这个儿子是属于大众的，不是你的”。

访谈过程中，陈瑞斌坦率、真诚，偶尔有些腼腆，但谈起他结合了浸淫30年的西方文化与自己血液中熟悉的东方文化的音乐创作，坚定且自信，在事业已达颠峰之际，他更充满使命感，希望将自己独特的成长经验传承给下一代，“我只想用音乐留一点东西下来，可能和欧美交流，可能作两岸之间和平使者，并把华人文化推广到海外去”。

这位在西方得奖最多的华人钢琴家，深感欧洲各国极力保存自己的文化特色，近年成立了“天籁之音”（L'Ensemble du Ciel），结合东西方的乐器，引领台湾年轻音乐人才在美国林肯中心、悉尼歌剧院等地演出，大获好评。

与两岸历届文化部长都很熟稔的陈瑞斌认为，台湾的外交困境固然有影响，但两岸制度不同，中国大陆对音乐家的重视与支持可能是全世界首屈一指，他希望台湾政府多重视文化的推广，也可藉由艺术文化进行外交亲善，“不要只邀外国团体来台商演，他们演完拿钱就走，留在这块土地或对台湾的帮助在哪里？有多大？”

两年前他与美国洛杉矶爱乐交响乐团在洛杉矶最大的户外演奏场地——好莱坞碗（Hollywood Bowl）演奏黄河，两万张票全数售罄。演奏结束，乐团里一位华人乐手潸然泪下，“在里面工作 20 几年，从来没想到可以演奏自己国家的作品”，此语令他印象深刻。

多年来西方文化凌驾东方之上，很多在西方的华人不敢认同华人文化，陈瑞斌对此很不以为然。

“以前华人音乐家根本不想讲中文，刻意不和华人接触”，他感慨说，现在很多华人乃至下一代都是受西方教育影响，他希望尽其所能，让下一代不要忘了自己的根、自己的本，“我们中华文化有它的美、它的意义与价值，我希望大家能以自己数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为傲，也让白人了解，他们有奥匈文化，我们也有中华文化，甚至比他们还早”。

陳瑞斌北京國家大劇院演出獲讚賞



2015-04-28



陳瑞斌北京國家大劇院演出獲讚賞

出生台灣的鋼琴家陳瑞斌 Rueibin Chen 以第一位來自台灣獨奏者身份與中國大陸國家交響樂團在北京國家大劇院 4 月 24 日晚上做了一場相當成功精彩的音樂會，演出曲目 拉赫瑪尼諾夫《帕格尼尼狂想曲》鋼琴協奏曲，鋼琴家陳瑞斌(Rueibin Chen) 激情似火，柔情如水，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並獲得來自北京多個不同樂評的讚賞，樂評相繼報導：

《帕格尼尼狂想曲》最早被人們所熟知，源於電影《似曾相識》(“Somewhere In Time”)，樂曲的第十八變奏作為電影配樂成就了永恆的銀幕經典。作為已故俄羅斯鋼琴大師貝爾曼(Lazar Berman)唯一的亞裔弟子，本場的鋼琴獨奏陳瑞斌說自己與《帕格尼尼狂想曲》有著不解之緣。恩師的老師和拉赫瑪尼諾夫是同班好友，因此他不僅能從貝爾曼身上學習到最純正的俄派風格，還能聽到不少有關拉赫瑪尼諾夫的生活趣事，對《帕格尼尼狂想曲》有著更深入的了解和情感的把握。所以當他在洛杉磯演奏此曲時，電影《似曾相識》的女主角珍西摩爾也特意親臨演奏會欣賞。

或許和珍西摩爾一樣，外國朋友們也想一睹這位華人鋼琴家當代“最原版”《帕格尼尼狂想曲》的風采，所以昨晚的國家大劇院音樂廳裡倒是也來了不少國際友人，雖然已經公開演奏過幾十次此曲。隨著華彩變奏出現，陳瑞斌純正俄派技巧展露無遺，“深觸鍵”堅強有力，手指乾淨、準確，極速跑動時的聲音顆粒性和《末日經》旋律時的圓潤音色都帶有明顯的俄羅斯鋼琴樂派的處

理風格。全曲中蒼白如鬼魅般的陰暗形象與被藝術之神喚醒後的光芒四射形成鮮明對比，“魔鬼”的誘惑昭然若揭。結尾的第二十四變奏到達頂峰，華麗到驚心動魄的輝煌震驚了全場。陳瑞斌的

演奏實在是細膩、熱情，充滿魅力和癡狂，一個 Key 一個 Key 的直抵觀眾的心房，有排山倒海之力量，輝煌的音樂照亮全場，征服了現場所有人，掌聲如雷持續不斷。現場的外國友人連聲高喊 Bravo，陳瑞斌五次謝場，敵不過觀眾熱情的他臨時加演了一曲陳氏精縮版“柴可夫斯基第一號鋼琴協奏曲”，把俄羅斯戰鬥民族的精神風貌展現的淋漓盡致，再次贏得連連喝彩。

陳瑞斌 Rueibin Chen 將在五月至七月份 於美國有多場不同型式的演出，包括與美國一級樂團 太平洋交響樂團 (Pacific Symphony Orchestra)將於兩萬人的戶外音樂會演出，預計秋季將再次回到北京演出。

陳瑞斌 台灣古典音樂之光

《 City Magazine 號外雜誌 》香港 Dec. 2016

City Magazine 號外雜誌, Hong Kong

MUSIC

陳瑞斌 台灣古典音樂之光



音樂作為一種語言，也許並沒有國界之分。然而，離開鋼琴的時候，陳先生覺得以「台灣人」的身份，在歐美國家多年來的表演生活，有沒有遇到什麼問題？你又怎樣看「國家」和「民族」這兩個「概念」？

國家與民族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尤其是作為一位華人有歷史的因素存在。基本上在國際上我是以一個華人的身份去宣揚音樂的理念，當然古典音樂是洋人的東西，作為一個華人如何能得到他們的認同，在我個人認為其實已經沒有存在國家與民族的問題，而是怎樣讓這種古典音樂，還有最主要是歐洲的一個傳統歷史能夠進入一個藝術家的血液，我非常幸運我在歐洲生活了 30 年，所以我認為歐洲是我人生活最長的地方，也讓我有這樣的一個環境可以塑造成我在藝術領域上有非常好的基礎，進而獲得主流及觀眾們的認同。

在華人社會，一般人大概只留意到中國大陸的音樂家，卻少有關注台灣的，或是在國際的比賽上，中國的音樂家也好像擁有某種「優勢」。你作為台灣人，對此有什麼看法？

是沒有錯。中國在制度上，本來就以藝術文化作為他們長期外交的工具，這一方面台灣是完完全全沒有，到今天為止還是這樣子，所以作為一位台灣的音樂家其實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因為台灣政府沒有這樣一個具體的政策，所以也沒有在國際上有做任何一個足夠的 PROMOTION，對外的外交也有限，所以作為台灣的音樂家都是憑他自己的天份再加上天時、地利、人和，最後是運氣，才有辦法讓大家能夠在國際舞台上注意到他們。所以某方面來講，我自己作為一位台灣音樂家，我還是覺得滿驕傲的，因為大家都是憑自己的本事能夠站在這音樂舞台上，所以一來也是我希望能夠做給下一代的，不管是台灣的或下一代的華人音樂家有一個向上及向主流社會，以實力證明這方面的一個道路來給下一代一個鼓勵。

你怎樣看「本土」、「在地」與「國際化」這些看似對立的觀念？

我個人的想法是：「本土」的東西還是非常有保存的意義，因為它是一個文化的元素，再經過「在地」的發展及孕釀，也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國際的鋼琴演奏家，所以我很高興有這機會可以將很多所謂的本土及在地的這些東西能夠到全世界上跟他們宣揚，也因為這樣我對中華化在近年來我是格外的感興趣，所以我成立了一個團體 L'ENSEMBLE DU CIEL，是一個以東方遇見西方這樣的文化概念，將所有所謂的本土在地的中華文化包括兩岸的，也是很多傳統非常優美的樂曲經過改編再融合中華的傳統樂器與鋼琴結合，在西方做了一個巡演，我們也非

常成功地獲得主流的認同，我們在一個新的表演藝術中心在洛杉磯演出結束後，隔天立即受到《洛杉磯時報》首頁的報道及讚揚說我們以這樣的藝術很成功的融合並打入了亞裔與主流的一個溝通的橋樑，接下來我們也受歐洲幾個大的藝術節邀請，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象，融合本土在地的概念，然後進而在國際上能做這樣的宣揚，這是我接下來很想朝這方面努力的目標之一。

古典音樂在華人社會裡，雖然擁有一定數量的愛好者，但對年輕人來說門檻仍然相當高，你有什麼建議給他們？

對年輕人的門檻來說是相當高，因為年輕人雖然接觸了西方的文化教育會比較有這樣的機會，但是他畢竟還是在一個華人的傳統社會及華人教育制度下形成的，依我的觀察很多華人會將所有對小孩下一代的教育以投資報酬率擺在第一位，相對地與歐美當然會有很多的落差，至少歐美家長們我感覺他們對小孩的教育還是會比較具有啟發性，有共同研究的話題，大家可以共同討論，這方面我覺得相對的歐美的教育環境還是更民主的，因為華人主要還是以投資報酬率為主，至今這個觀念傳統還是存在的，所以可能小孩子他的教育會偏向小時候是配合家長及老師，實際上當他們要有自己的想法時，一般年齡都是比較晚的時候，我認為這個在自由度上或是對於自己將來要踏入社會前的選擇相對在時間上就會比較晚，我覺得這樣有點可惜。

以我多年來在歐洲生活的經驗，我認為其實有時候教育不一定要把投資報酬率擺在第一位，因為在這樣的時候它會在很多框架內會有許多的限制，這樣對小孩子及年輕學生的啟發就會有個框架在，我是比較幸運，我在 13 歲時就離開台灣了，所以我希望將來慢慢的家長們可以朝這種啟發式的教育與傳承可以讓年輕學生們年輕時有更多的選擇性，也能夠讓他們提早對很多的興趣包括人生有更早的一個決策與判斷的能力。

而且我認為一個真正好的音樂傳承不是現在大家所看到的商業包裝的這種商演的樣子，很可惜很多人會將它拿來當作賺錢的工具，我認為我是摒除這東西，我相信應不會是只有我發現，其實在社會上有跟音樂有接觸的人，大家應都有發現音樂是真正的一個偉大與美的文化，我想也是因為這樣，所以音樂對我有很大很大的吸引力，讓我能夠很希望的能作為一位藝術家來將真正這麼好的東西推廣，最主要是傳承給下一代及下下一代，我很願意以我自己本身的經驗與過去作為一個給下一代尤其是給華人的下一代的傳承，這會是最終的一個使命。

少小離家學藝 練就天使琴音 陳瑞斌用音樂改變世界



【明報專訊】在見面前已上 YouTube 看了很多陳瑞斌的音樂會，搜尋大約有一千八百場演奏會，那種宏大的格局，飛舞一如俄國大師的指法，他玩古典鋼琴一點不輕鬆，甚至每次彈完一首拉赫曼尼諾夫都會渾身濕透。一定要看過他的彈奏，方才曉得他所述說的內在力量的意思。這位音樂天才，對音樂有種澎湃的熱切，他說希望用自己擅長的音樂，像 Steve Jobs 一樣改變世界！

生於台灣，五歲的時候，作為音樂教師的父母買下鋼琴家叔叔的二手鋼琴，那是一架以象牙製成琴鍵的鋼琴，有 140 年的古老歷史，他的指尖曾經觸着這些古老的琴鍵長大，令人聯想到往後人們稱讚他撫摸琴鍵猶如「天使的手指」。

他最深刻的童年記憶是一邊彈着鋼琴錄音給父親聽，一邊看着無聲的電視卡通片。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還沒有 CD，台南買到的 LP 黑膠唱片也是盜版的。十三歲便考入音樂聖地奧地利的音樂大學，隻身前往奧地利維也納留學。

「當年家裏也供不起留學的費用，我只能拼命比賽，拿獎學金來當生活費。八年制的大學生活裏，我獲得十八座國際大賽獎項。」

這些今天會被傳媒大鑼大鼓報道的獎項，在八十年代的台灣，往往只能佔報末的一個小方塊：西班牙巴塞隆納國際鋼琴大賽之最高榮譽貝多芬獎、維也納國際鋼琴大賽第一名、意大利 **Stresa** 國際鋼琴大賽第一名、美國國際 **Gina Bachauer** 鋼琴大賽獎、法國 **A. Roussel** 獎、以色列 **Rubinstein** 國際鋼琴大賽獎，以及成為首位在國際薩爾茲堡藝術節獲頒「最佳音樂貢獻獎」的華裔鋼琴家……

二〇〇四年他的《鋼琴的四個表情》CD 獲得了第十五屆金曲獎「最佳古典音樂專輯獎」及「最佳演奏獎」，CD 文宣如是說：天真童趣的「胡桃鉗組曲」、深邃奇想的「皮爾金組曲」、奇情嫵媚的「天使探戈」，以及動人悲痛的「崔斯坦與伊索德」。這些都反映出陳瑞斌踏入知天命之年還帶着點童真的表情吧！

師承大師 締造俄國靈魂

陳瑞斌回想起自己十三歲的時候壓根兒就沒自己的想法，一切都是家人說了算。那個年代台灣也窮，根本就沒有獎學金可留學，他為了不用當兵就早早到海外念書。憶起年少教他流露出一臉天真的微笑：「其實也不賴，少年時代感覺突然很自由，沒有了家人管束，小時候父親會逼我彈琴逼我學習，在外國就突然完全的自由。」那是一九八一年，十三歲的陳瑞斌隻身前往奧地利，參加「奧地利音樂大學」入學考試，通過後便當上學生：「那時，平均半年才接到家人的電話，三四個星期才能收到家書，至於家中匯來的生活費，則需要經由美國轉往奧地利，平均三個月才能收到。」

不受管束的少年時代會否學壞？「在維也納這樣的音樂之都其實很難學得壞，出入音樂學院人們都是很有教養的，晚上抽煙喝酒的機會也少，大多數休閒時間都是去聽音樂會，那年代整間大學的華人學生不到二十人，有台灣的也有香港的，大陸也出了最早一批公費留學生。後來學好了德語，就跟當地的學生混，坐在一起最喜歡談歐洲歷史，奧匈帝國之類，我主要是聽的份兒。」他記得最多的反倒是隻身念書、練琴、買車票到處比賽，也常買「站票」聽卡拉揚大師等的演奏。修畢大學課程，就開始花很多時間去外邊參加大大小小的音樂比賽，那時既為了看看自己的水平，也因為贏了比賽有獎金可幫補一下學費生活費。

我們看電影《鋼琴教師》，會看到嚴格的音樂教師一棒打下彈錯的手上，陳瑞斌帶點怯生生地回憶：「小時候台灣的老師還是比較兇的，然而歐洲人文明得多。像我的俄國國際知名老師貝爾曼（**Lazar Berman**），他那種彈法世上已經沒有幾個人做得到，然而老師給予我的壓力不是身體上而是精神上的，他每次說完想法都要我馬上做到，我要花時間想一想，他卻要我即時做到他的要求，我總是害怕自己做不到；好像他的體型高大，所以彈琴手的寬度也特別闊，我們亞洲人手的寬度未必及得上。每次跟他學習的壓力很大，我一個月總是跟他學習五個小時，往後兩天都彈不到琴，有種筋疲力竭的感覺。他收我作為唯一的亞洲學生，我想是那年代我贏過很多獎項，而且他已經心臟不好，想把東西傳下來，於是找我一談好幾個小時，然後就決定收我為學生。多少有點跟我今天開大師班一樣，希望將自己懂得的傳下去。每次學習完，他會跟我散步去車站，那時他會談起在俄國被壓迫的日子，有二十年不能出國，只能躲在家裏用音樂來為自己開解心裏的苦悶，他的經歷對我往後的影響特別大。」

普及古典音樂 不抗拒商業化

由於他念音樂時走遍了整個歐洲，奧德法意的門派都學過，每個地方都有着本身的風格傳統，每個地方都不會含混其他地方的風格，因為每個國家都很自豪於自己的音樂文化傳統，不是待二三十年就可以學會的。「人們聽我彈鋼琴完全傳承着俄國的傳統，即所謂的 **Russia School, Russia Soul**，不是我的身材及得上他們，而是我的內在能量，我的意志力達到他們那個水平，才會彈得出他們那種風格。是以我在莫斯科表演時，很多觀眾往後台找我，說我把他們的音樂語言演繹得跟他們一模一樣，有些女觀眾更加聽得落淚，笑說我前世一定是個 **Russia**。」

他特別震撼的是聽到俄國音樂老師貝爾曼談到被禁閉了二十年不能出國表演，到五十歲才可以出國，「我懂得是音樂令他可堅持下來，他們那個年代比我們苦很多，他沒有放棄，反而躲在家中令自己的音樂變得更成熟，我常常想，二十年的幽閉生活唯有音樂相伴，到底是怎樣才做得到的？」

「今天可以說演奏音樂都變得很商業化，我不會抗拒，因為商業化無疑可大大普及古典音樂。像我也會幫電影彈奏主題曲，也會跟流行歌手像蔡琴和李克勤在音樂會中合作，將流行曲以古典方法彈奏。但我們合作出版的唱片都是由我來編曲的，我不是做歌手的幕後演奏者，而是合作將流行樂提升到古典的層次，音樂與歌聲是相輔相成令大眾有更高的享受。美國現在就很流行古典樂由流行歌手新演繹的唱片，甚至爵士樂、搖滾樂的古典化也是有的。」

「今天很多人出了名，就用音樂賺快錢，做很多商業產品的代言，賣的已不是音樂本身，我不是完全反對，只是感覺對音樂要有一份尊重，也是對文化的尊重。很多真正欣賞音樂的觀眾都對我說，他們很懷念昔日的大師，那種很純粹的音樂。我不知道今天這種音樂跟商業結合可以走多遠，維繫觀眾的欣賞可以有多久？」

推動東方音樂 中西合奏

「我覺得因為明星效應去看音樂會的，不會太過長久，倒是我希望做一些深入些的大師班，真正教曉青年人音樂的內在精神，這種推動才是更能夠深耕細作，培育出真正的古典愛好者。另一方面是我看今天中國人很多都是推動孩子去學西化的東西，很多東方的文化、傳統都愈來愈淡薄，我這兩年就組織玩東方樂器的一班年輕人，讓東方傳統樂器跟西方音樂結合，帶他們去美國表演也十分受歡迎，還有我會演奏一些亞洲新進作曲家的新音樂，也是推動亞洲音樂的好辦法，或者將《黃河鋼琴協奏曲》、《愛河鋼琴協奏曲》古典化作表演等。我希望藉着推動東方音樂來消弭音樂的國界，令我們的年輕人也能夠愈來愈國際化，中國的音樂文化才不會有斷層，年輕人及創作人才有動力去繼續創作。」

談話靜下來思索的一段時間，陳瑞斌的眼神總是帶着點夢幻般笑意投向遠方，好像看得見音符在漫天飛舞，他說到最崇拜的人是 **Steve Jobs**：「他留下的東西真的徹徹底底改變了世界，我想離世前也將一些什麼東西留下來，這些年我去過上海世博開幕表演、澳門回歸音樂會、香港文化中心音樂會，我想可以游走兩岸三地是可以音樂去改變一些東西，像超越國界的一些東西，將來都是朝着這樣的方向走，我相信我有像他這樣強大的精神力量，一定會做得到的。」

他帶着童真說：「我最開心的時刻是到處表演可經常坐飛機，可以在上邊靜靜地思考，在香港坐飛機還可看到《明報》，在飛機上閱讀是我最大的享受。」

成名要趁早，然而一生追求音樂是孤獨的一條路，可是在一個不對的時代，音樂還沒有得到華人世界太大的認同，陳瑞斌大半生在異鄉長年演出。然而在純粹音樂世界裏，那登峰造極沒有了國界與異鄉，也沒有了年少輕狂抑或年華逝去，三十年過去，他悠然地沉浸在純然臻美的音樂之境。

■Profile

陳瑞斌 Rueibin Chen

生於台灣，十三歲即往奧地利修讀音樂，是俄國鋼琴大師貝爾曼唯一的亞裔弟子，十六歲已在意大利拉赫曼尼諾夫國際鋼琴大賽嶄露頭角，琴技被喻為「天使手指」。他先後在紐約卡內基音樂廳、洛杉磯迪士尼音樂廳等地舉行音樂會。去年率領台灣青年國樂家們前往比華利山莊，為 **Wallis** 演藝中心舉行籌款音樂會，將鋼琴與國樂結合演出，極受好評。

「天使手指」陳瑞斌：藝術與生活 緊密相連

《文匯報》香港 2014-10-24



台灣鋼琴家陳瑞斌被歐洲樂評譽為「二十年才出現的一個天才」、「貝多芬第五代傳人」。自小便顯露音樂天才的他，6歲便一舉在貝多芬鋼琴比賽奪魁，16歲便贏得意大利「拉赫曼尼諾夫國際鋼琴比賽」，並登上維也納金色大廳音樂廳表演。13歲前往奧地利，經歷孤獨而艱苦的求學歷程，今天的陳瑞斌已是國際樂壇的閃亮明星。被稱為擁有「天使手指」的他將在下月初於香港舉辦獨奏音樂會，以慈善音樂會的形式，向香港社會致謝，也為經歷了氣爆慘案的台灣高雄祈福。

家中一台古老的鋼琴

陳瑞斌12歲時就通過台灣社會資優兒童的考試，13歲就被父母送往維也納留學，二十歲之前已經獲得了五項國際鋼琴大賽金牌。現在的他，世界各地表演邀約不斷，不久前才與洛杉磯愛樂（Los Angeles Philharmonic）於全美最大、能容納近兩萬人的露天劇場好萊塢碗（Hollywood Bowl）合作演出《黃河鋼琴協奏曲》，並創下滿座的佳績。但這光鮮無比的履歷背後，大概也有年少離家的孤獨，與作為一個藝術家難以逃避的辛勞和落寞。

前往維也納之前，陳瑞斌並未接受過正統的音樂訓練，全因為家人對音樂單純的興趣才與鋼琴結下不解之緣。在他的記憶中，那座像牙鍵的鋼琴從他出生起就擺在屋中一角，散發出古老的味道。在當時的家鄉台南，鋼琴並不是容易買到的平常物件，當老師的父親因自己對音樂的喜愛，輾轉從一個醫生手中購來這台琴，本來為的是要給陳瑞斌的叔叔用來練習，後來卻成為小陳瑞斌的童年玩伴。

在陳瑞斌的印象中，當時年紀尚小的自己對音樂是怎麼一回事其實並不是很清楚，直到後來去到維也納，才「對音樂有了重新的認識。」在這個色彩繽紛的藝術之都，他每天晚上跑歌劇院，不錯過大大小小的展覽，世界一下寬闊起來。

「但家人其實不清楚我後來這一路的發展。」他的語氣中有那麼一點遺憾，「直到大概三年前我才告訴他們自己後來為甚麼要去德國唸書。」13歲離家，幾乎十年後陳瑞斌才又踏上台灣的土地，他曾在訪問中提及，在機場見到父親都不敢相認：「十年過去了，我可能不認得他，他也不認得我。」父母至今沒有去過維也納，也從來沒有想像過兒子會成為享譽國際的音樂家，「父親以前希望我會回去像他一樣做老師，鐵飯碗嘛。他們對音樂的興趣很單純，我的音樂會他們來，就是普通的愛樂者。」

可他選擇了自己的音樂道路，一路狂奔。

少年一人負笈歐洲

縱然對藝術充滿熱情，未滿15歲的少年一人在異鄉，生活必然困難重重。「沒有辦法居留，要自己找監護人；要自己學德文，和警察去談居留的手續。後來弟弟13歲也來維也納學習，當時我15歲，也沒有辦法當他的監護人，又要去弄，克服種種困難。」就連租房子，因為練琴的原因，也好多次被整棟樓的居民連署趕出去，幾個月的介紹費就此化為烏有。「後來有一次是整棟房子被賣給了別人。多年後，我一次在紐約的卡耐基音樂廳表演後，朋友請我去慶功宴，一對夫婦走過來，原來他們就是當年那棟房子的買主，更巧的是我睡的床就是他們進去睡的同一張！這樣的事情我也遇到過！」說起過

往的種種，陳瑞斌總忍不住唏噓「實在太多故事」。我想像那一晚，他與這對夫婦相逢，也許就像橫跨了半個地球，一頭又撞進了

年少的回憶，那日子艱苦、拮据，卻又有明亮的青春顏色，令人莞爾。

維也納後，陳瑞斌前往德國繼續學習，為了去漢諾威上老師的一堂課，他忍得住15個小時當天來回的舟車勞頓，天未亮就趕往學校。「除了英國以外，所有西歐的國家，德國、意大利、奧地利、法國的學校我都念過了。」他笑說。歐洲各地的學校風格迥異，對歷史文化尤為重視，「你到這個國家就是要學他百年來流傳下來的東西。」除了學習不同的音樂風格，陳瑞斌也要惡補其他知識，以補足13歲後缺失的教育。「用德文去聊歷史。」他笑笑，現在想起仍覺神奇。

藝術與生活

在陳瑞斌的老師中，俄羅斯鋼琴大師拉薩·貝爾曼（Lazar Berman）對他的影響尤為巨大。作為大師唯一的亞裔學生，他嘗試在老師的人生與音樂中體會何謂華麗激昂的「俄羅斯靈魂」。貝爾曼的音樂人生傳奇而坎坷，直到中年才有機會到西歐表演，在老師身上，陳瑞斌不僅看到藝術的美，也看到作為一個音樂家的堅持，「他的精神永遠在我心中。」他曾回憶學琴的過程中，自己曾因內心的怯懦和不自信而把握不好曲子的詮釋，這往往引來老師疾風驟雨般的責罵。但在這樣嚴厲的催逼下，卻迫使自己快速地成長起來，拋棄猶猶豫豫的舉棋不定，堅定地用自己的主觀想像來選擇一種路徑進入樂曲的文化情境，直至對樂曲的把握愈發自然純熟。

「藝術和生活經驗有很大的關係。」陳瑞斌說。跟隨貝爾曼學習時，他還只是二十出頭的年輕人，演奏技巧可以勤加練習，但至於如何產生個人風格，如何突破，那是連老師也很難傳授的。「直到後來，碰上許多人生的事件，遭受很大的打擊，人生很痛苦，但是鋼琴還要繼續彈，表演還要繼續，卻突然發現自己以前的瓶頸都有辦法跨越了，那是很奇妙的過程。這是和年齡有關的，也許到了一個階段，自然而然會對文化有更多的體認。年輕的時候，百分之七十要依賴老師，沒有辦法脫離他們，慢慢這個狀態會改變。現在上台彈琴，不一定是以前他們的那個模子了，我可以融會貫通，隨年輕和時間對音樂有了自己的看法。」

對陳瑞斌而言，音樂上的炫技並無不妥，但更重要的是現場。「我在家裡彈和在現場彈是一回事。在家裡彈琴，不是單純地練習，而也是因為受音樂的感動。在台上，只是多了實體的觀眾，有了傾訴的對象，但那音樂的感動並沒有改變。」

陳瑞斌官網：www.rueibinchen.com

感恩音樂傳播愛 陳瑞斌為高雄祈福



陳瑞斌是第一位獲美國洛杉磯郡郡長親自頒獎表揚的華裔鋼琴家。

今年 7 月，台灣鋼琴家陳瑞斌與首次訪台巡演的澳門樂團在高雄市文化中心演出時，遇上氣爆事件。「那天我人在高雄，前往事發地點的餐廳，但它沒有開，直至找到第三間餐廳，我才離開事故範圍，之後就發生大規模氣爆。」生死一瞬 他感嘆：「生命多脆弱，出生死只在一瞬間。」這次不幸事件，兩岸各界高度關注，牽動着無數民眾 ...（節錄）

感恩音樂傳播愛 陳瑞斌為高雄祈福

今年7月，台灣鋼琴家陳瑞斌與首次訪台巡演的澳門樂團在高雄市文化中心演出時，遇上氣爆事件。「那天我人在高雄，前往事發地點的餐廳，但它沒有開，直至找到第三間餐廳，我才離開事發範圍，之後就發生大規模氣爆。」

生死一瞬

他感嘆：「生命多脆弱，出生死只在一瞬間。」這次不幸事件，兩岸各界高度關注，牽動着無數民眾的心，許多熱心港人捐款、慰問災民及進行支援工作。為答謝香港各界善心人士對氣爆災難的關懷和支持，綺想室內樂團與社團法人高雄市觀光協會特別於香港舉辦一場鋼琴慈善音樂會（11月4日，香港大會堂），演出的曲目包括巴哈、古諾的《聖母頌》(Ave Maria)、蕭邦 barcarolle op.60 及降b小調「詠諧曲」第二首作品第31號，以及陳的鋼琴協奏作品《愛河》等。「你去過高雄愛河嗎？這首《愛河協奏曲》，描繪對於台灣著名河流的喜愛。」

由於這是一場慈善公益的感恩音樂會，所以是不售票的。有興趣人士，可以於香港大會堂開放免費索取票券。「這次活動兩星期前才決定，第一次在香港做慈善音樂會，希望讓大家感受一下台灣人民的回饋，有些曲子跟祈禱有關。我想，香港現在



■陳瑞斌是第一位獲美國洛杉磯郡郡長親領獎表揚的華裔鋼琴家。

狀況，能讓大家心定下來。」

陳瑞斌十三歲離開台灣到維也納學音樂，走過許多地方，香港是他一個較熟悉和有感情的城市。1994年第一次來港演奏，與莫斯科國家交響樂團演奏拉赫曼尼諾夫的《第二鋼琴協奏曲》。訪問這天他住灣仔，走路往中環，見盡香港佔領行動情況。

他認為：「我尊重各方聲音，我相信音樂可讓不同意見的人一起來聽，帶來不一樣感動、平和。以前我在台灣有一場音樂會，外面有一百萬人集會示威，音樂會完結後我走到現場簽名，你不可能二十四小

時做同一件事，心情一定有壓力，音樂可能暫時給自己、心靈上休息一下。」

「對於音樂，台灣政府沒有什麼支持，但台灣人比較有人情味，政府不做的，他們會自己來做。台灣大部分活動，民間力量比政府大；而大陸則相反，政府力量比民間多。」

堅持到底

他的恩師是已故傳奇俄國鋼琴大師拉扎爾貝爾曼 (Lazar Berman) 對他的人生最大的啟示：「音樂是這世上最美好的東西，它創造很多的可能性，你一定要超越失望與困難，堅持到底，要真正體認音樂的美妙。」

他在美國每月都有演奏，並與多個美國職業交響樂團合作，演奏曲目從古典到現代。「最難忘一次是選做電影 *Somewhere in Time* 配樂的拉赫瑪尼諾夫『帕格尼尼主題狂想曲』，在洛杉磯演出時，影片女主角 Jane Seymour 來演奏會聆聽。」「年輕時父母不在身旁，沒有逼我彈琴，都是我自已練的。」

「我是一名音樂愛好者，喜歡參加和欣賞各類不同的音樂活動，我覺得音樂表演是一種享受，不是一份工作。在舞台上我是沒有壓力的，我不是機器，不是一年追求多少場音樂會的人，只想觀眾聽live是有靈魂的，所以，一年有幾個月我沒有音樂會，而在練習新東西。」

■英國著名演員 Jane Seymour 是他的樂迷。



■陳瑞斌在國際鋼琴大賽獲獎。



■陳瑞斌將於香港大會堂音樂廳上演一場公益音樂會。

陈瑞斌钢琴独奏会中西结合

大公網
Takungpao.com

《大公報》香港 2014-05-07

【大公報訊】有「天使手指」之稱的奧地利華裔鋼琴家陳瑞斌將於十一月在香港大會堂舉辦鋼琴獨奏會，演出俄羅斯作曲家拉赫曼尼諾夫早期鋼琴獨奏曲，以及華人作曲家如江文也等人作品。陳瑞斌說，音樂會上既演奏華人作曲家作品也演奏西方浪漫派作品，符合在香港這城市東、西方文化交融的特質。

日前，陳瑞斌來港，與記者聊了聊過去學琴的經歷，十一月的演出，以及他「嚴厲」的鋼琴老師貝爾曼。嚴師貝爾曼

陳瑞斌和拉赫曼尼諾夫的緣分要追溯到一九八三年。正在奧地利音樂學院讀書的他獲得意大利國際拉赫曼尼諾夫鋼琴比賽獎項，那年他隻有十六歲。後來，陳瑞斌跟隨俄羅斯猶太裔鋼琴家貝爾曼(Lazar Berman)學琴。貝爾曼是戈登維瑟(Aleksandr Goldenweiser)的弟子，而戈登維瑟恰與拉赫曼尼諾夫師出同門(他們的老師是柴可夫斯基的學生、俄羅斯作曲家塔尼耶夫)。記者問陳瑞斌，貝爾曼講課時什麼模樣，他想了想，說：「很嚴肅，不停 push 我，叫我大力、大力、再大力一點」。陳瑞斌記得他每次離開貝爾曼家，兩隻手掌都酸痛異常。

陳瑞斌還說，跟隨貝爾曼學琴那幾年，他學會的不單是俄羅斯鋼琴學派(Russian piano school)的技巧，還有演奏時如何表達並傳遞感情。「音樂是這世界上最美好的東西，它能創造很多可能性。」貝爾曼曾這樣對自己唯一的亞裔弟子說。

去年是俄羅斯作曲家拉赫曼尼諾夫誕辰一百四十周年，陳瑞斌舉辦「完全拉赫曼尼諾夫」世界巡演音樂會，從台灣到北京再到紐約，演奏拉赫曼尼諾夫不同時期創作的鋼琴獨奏作品，包括一些甚少或從未演奏的作品。

今年初，他在洛杉磯比佛利山莊新建成的 Wallis Annenberg 演藝中心演出拉赫曼尼諾夫三首夜曲，成為亞洲首位公開演出這三首曲目的鋼琴家。比佛利山莊是拉赫曼尼諾夫的逝世地，從這一角度看，這場演出別具意義。

「觀眾通常對於拉赫曼尼諾夫第二、第三鋼琴協奏曲比較熟悉。」陳瑞斌說，這位俄羅斯鋼琴家早期的鋼琴小品也同樣耐聽。今次的香港獨奏會，陳瑞斌將演出拉赫曼尼諾夫早期及晚期的少人演出的鋼琴作品，希望觀眾透過這些旋律感受拉氏跌宕一生。「他晚年雖生活在陽光海灘的比佛利山莊，卻仍舊是不開心的，這從他的音樂中便聽得出。」

熱衷華人作品

陳瑞斌對香港並不陌生。十年前，他曾應康文署邀請，來港演出鋼琴協奏曲《黃河》。陳瑞斌一向熱衷演出華人作曲家作品，之前曾在美國和歐洲等城市演奏《黃河》，「外國觀眾佔到三分之二」。十三歲那年去到奧地利學習音樂之前，陳瑞斌在家鄉台南隨父親和叔父學琴，期間接觸不少華人音樂家作品，包括祖籍為福建客家人、曾留學日本的作曲家江文也。陳瑞斌在今年十一月的香港獨奏會上演奏江文也的鋼琴作品，也是對中樂和傳統文化的回望與眷戀。

從十三歲獨自離鄉，到二十三歲得獎後回國演奏，陳瑞斌整整十年未回台灣。「在機場看到父親很生疏，有些不敢相認。」陳瑞斌說，異鄉客居求學的日子辛苦，比如曾因練琴「太吵」被房東迫遷，又如孤身一人頂？壓力參加比賽，還好有音樂慰藉。他記得當時憑學生證買一張歌劇的門票隻要兩美元左右，「所以那幾年我聽了上百部歌劇」。拉赫曼尼諾夫晚年客居美國，寫下的曲目中有濃烈的思鄉味道。這種「客心淒然」的滋味，陳瑞斌不會不懂。

傳遞愛與希望 慈善鋼琴音樂會

《成報》香港 2014-10-27

11月4日晚上，於香港大會堂音樂廳，一場感動心靈的「旅奧華裔鋼琴家陳瑞斌慈善公益鋼琴音樂會」將會上演。來自台灣的優秀鋼琴家陳瑞斌先生將會帶來一場震撼人心的音樂會，用音樂來傳遞愛，讓愛蔓延。

基於早前台灣高雄發生氣爆災難得到香港各界人士給予的關懷支持，綺想室內樂團特別舉辦一場慈善感恩音樂會表示謝意，由華人之光國際知名旅奧華裔鋼琴家陳瑞斌演奏，並帶來多首精湛的知名鋼琴樂曲及多首首次於香港首演的鋼琴名曲。

音樂會將會通過《愛河情》、《愛之歡樂》等多首作品，傳播心中想要表達的愛，用悅耳的歌聲和靈動的旋律延續對台灣高雄的關懷。演唱曲目中不乏樂迷耳熟能詳的經典曲目，如巴赫的《聖母頌》及蕭邦的《船歌》、《詠諧曲》等。

俄國大師唯一亞裔弟子

有「天使手指」之稱的奧地利華裔鋼琴家陳瑞斌出生於台灣，是已故俄羅斯鋼琴大師貝爾曼唯一的亞裔弟子，他從13歲就遠赴奧地利維也納學習鋼琴，16歲就在意大利的拉赫曼尼諾夫國際鋼琴大賽中獲獎，也是該獎最年輕、第一位華人音樂家。多年來陳瑞斌活躍於亞洲、歐洲、美洲及非洲的演奏廳，除了他的獨奏以及管弦樂協奏的經典曲目，陳瑞斌也致力於開發、首演新創作的鋼琴獨奏和協奏曲。

音樂是最好的傳達媒介

陳瑞斌將音樂描述為愛的交流，認為音樂比語言更能傳遞感情，很多無法用言詞表達的東西，音樂可以是最直接的傳達媒介。「音樂能表達很多人與人之間說不出的心情、話語，得到許多震撼，音樂就是這樣的魔力。我自己就很受音樂感動，不管是練習時或是在台上演出時，每個剎那我都是在音樂的感動當中。我很多次經驗到，演奏完後台下的觀眾也都受到同樣的感動。我期望將這種震撼與魔力經由音樂傳達給全人類。」陳瑞斌亦表示，希望透過是次音樂會表達對香港人的謝意，用音樂來傳遞愛。他認為香港樂迷很專業而且對音樂非常的關注，對於是次在香港舉辦的音樂會，他感到十分期待，希望能夠跟樂迷共同分享音樂的世界。

2016-09-26



What I' ve Learned : 陳瑞斌 孤獨鄉愁下的熱情音符

鋼琴家、天使的手指、Lazar Berman 唯一亞裔弟子、

我從小就碰鋼琴（5 歲），但在出國以前，其實沒受過什麼正統音樂教育，就是土法煉鋼地練，直到後來去了維也納讀音樂，才開始能比較能夠享受在音樂裡。

細漢時，父親規定每天練琴都要用錄音機錄音起來給他聽，後來我學會把電視轉靜音，一邊彈琴一邊看卡通。

剛到維也納時很苦，那時我 13 歲，德文還不會說幾句，一年只打兩通電話回家（長途電話太貴），申請居留證什麼的都得自己來。到各個國家比賽也是自費，機票食宿幾乎就把贏來的獎金花光了。

維也納是座非常神奇的城市，我的音樂視野一下子被打開，身在那樣的環境——就像被雷打到一樣被點醒，關於音樂，我什麼都想要，不停地學、不停地聽。

現在比較不會了，早期歐洲人會覺得在古典音樂殿堂他們才是「正統」，我們這種東方臉孔上台都是異類，我不服氣，我就用比賽去證明他們是錯的。

第一次離開家鄉，一相隔就是十來年，我在機場等我家人時，我好怕我爸認不出我。

我很珍惜我每次表演的機會，那不僅僅是一場演奏會，它可以承載著更多有意義的事情，例如公益、例如外交。表演之外我還可以做很多有影響力的事，這樣的結果其實遠超過我當初單純彈琴的初衷了。

在音樂面前所有人都是一視同仁的，音樂無國界這句話是真的，它可以打破疆界、國籍、種族的藩籬，不管出身底層或上流、身分是總統、女皇還是大企業家，人人都可以是我演奏會的座上賓、人人都能為音樂所感動。

音樂是讓世界認識台灣的重要籌碼，我現在演出常常會跟我們傳統音樂表演者一起巡迴，我們在世界諸多大型音樂廳裡演奏過《愛河暢想曲》、《福爾摩沙敘事曲》等，我希望能讓更多人聽見台灣土生土長的音樂作品。

關於琴藝，以前是老師教的占七成、領悟占三成，年紀越來越大以後則相反，當然這個道理老師也很早就跟我說了，但沒經過歲月洗禮的無法體會。

音樂比賽是很殘忍的，我看過太多這種心碎的場合，每個選手準備、練習時間都是以年為單位，但輸了就是輸了，很現實。

我的老師 Lazar Berman 年過半百後才揚名國際，大器晚成，成名前他都被蘇聯共產黨鎖在國內，可他就是一直彈一直彈，那種對於音樂的執著，深深地影響了、也支撐了我在音樂這條路上的熱情。

我是首位受邀去東歐演出的台灣音樂家，亦是羅馬尼亞文化部簽約表演的音樂家。我去烏克蘭表演的時候，他們文化部與外交部長在後台和我聊了三個多小時，談設立在台代表處的事。

上彈演奏前唯一要做的事：就是不要彈琴。沒有啦！其實都在檢查硬體設備，空調、燈光等因素其實蠻影響演奏狀況的。

我不太善於言詞，對我來說，音符的想像勝過語言文字，是我連接整個世界的最好媒介。現在想想，這條路的確是蠻適合我的。

戰鬥民族俄羅斯的聽眾是地球上最難討好的，也不是說他們難搞，因為古典音樂對他們來說是日常娛樂，難免會用高規格耳朵去檢視。有次我在俄羅斯演出，一位老太太淚流滿面地來到後台找我，哭哭啼啼地對我說了很多話，我聽不太懂，透過翻譯才知道她深受剛才演奏而感動。

人一定要能接受孤獨，唯有在獨處的時候，你才能夠反思自我。

我第一次遠離家鄉還未成年，多年之後才歸國，這段年齡理應是一般人青春最重要的時刻，然而我是孤身一人，沒有長輩教我要怎麼「做人」，我以東方遊子的身分在西方國家闖蕩，人生的處事應對都是自己摸索出來的。

我非常享受搭長途飛機的時光，我靜靜地待在座位上，發呆、思考、也可以寫些東西。

音樂路很苦，因為它沒有一個標準，我覺得我能夠這樣堅持，就是——別想太多。

我覺得學音樂，興趣培養很重要，但不要設立目標，華人的習慣好像投資一定要有報酬——學音樂就是要換取某種價值，這是不好的，會扼殺小朋友對藝術的參與心。我看過太多例子：小時候學了好久的樂器在長大後因為達不到所期望的地步而放棄，太可惜了。

樂譜終究是工具，怎麼彈？怎麼詮釋？我想最終還是得靠人生的體悟吧！我大概每半年就會喜歡不同的東西、或說稍稍改變一下演奏方式，音樂的情感很容易還諸在生活的經歷上。

人生如果遇到了什麼瓶頸，我只要坐回到鋼琴前彈琴，很多事就會有所解。

Profile



陳瑞斌，揚名國際的台灣鋼琴家，台灣台南出身，13 歲時以跨級之姿攻讀維也納音樂學院（正取生，後以第一名成績畢業），獨身一人在外闖蕩，16 歲便在義大利拉赫曼尼諾夫國際鋼琴大賽中成為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得獎者，登上歐洲最著名維也納愛樂廳首演，不到 20 歲就奪得各大國際權威性鋼琴大賽 5 項金牌、18 項國際鋼琴音樂大賽得主，堪稱是重量級國際鋼琴競賽中的常勝軍，被譽為神童，後成為已故俄羅斯鋼琴大師 Lazar Berman 唯一一位亞裔直傳弟子，並獲德國漢諾威音樂院最高獨奏家殊榮。其精湛而令人心醉的演奏技巧被國際傳媒讚譽為是「天使之手指」，深具舞台魅力，廣受全球古典樂迷與樂評推崇。

鋼琴家陳瑞斌 洛城愛樂演出成功

2014-07-16

台灣出生的鋼琴家陳瑞斌，日前在全美最大的好萊塢露天音樂廳（Hollywood Bowl）與洛杉磯愛樂交響樂團合作演出，創下滿座的入場佳績，演出的黃河鋼琴協奏曲，令不少華僑感動落淚。



陳瑞斌為台灣當代鋼琴家代表性人物。

好萊塢露天音樂廳是美國知名的戶外表演場所，陳瑞斌日前與洛杉磯愛樂交響樂團（Los Angeles Philharmonic）的合作，現場擠進近兩萬人滿座佳績，許多長期旅居美國的華僑，聽到黃河鋼琴協奏曲感動落淚，陳瑞斌也改編名曲「Time to say goodbye」即興與洛城愛樂合作演出。

今年 11 月陳瑞斌還將前往美國東部紐約、華盛頓等地演出，明年繼續在美國東、西部與不同樂團合作演出。

陳瑞斌是在美國相當活躍及知名的鋼琴家，曾在許多新落成的音樂廳舉行開琴開幕表演，近年來，除了獨奏以及管弦樂協奏的經典曲目，陳瑞斌也致力於開發、首演新創作的鋼琴獨奏和協奏曲。廣受好評的鋼琴協奏新作「愛河協奏曲」，描繪對於台灣著名河流的喜愛；另一首新創作的「寒夜」鋼琴協奏曲，蘊涵豐富的客家元素故事與題材，也由他擔任鋼琴主奏，在世界各地首演。陳瑞斌曾獲得台灣金曲獎「最佳古典音樂專輯獎」及「最佳演奏獎」雙項得主。

陳瑞斌為台灣年輕一輩鋼琴家代表性人物。出生於台南市，12 歲即通過教育部資優兒童出國考試。畢業於維也納市立音樂院及德國漢諾威國立音樂院（最高演奏家文憑）。陳瑞斌曾創下 1 星期的 2 天內演完拉赫曼尼諾夫所有鋼琴協奏曲的世界紀錄，並為國際 18 項鋼琴大賽得主。

演奏家陳瑞斌好萊塢碗演出

《台灣英文新聞》 2014-07-01

出生於台灣的國際知名鋼琴家陳瑞斌，7月5日將應邀與洛杉磯愛樂交響樂團合作演出，在美國最大的戶外演奏場地 - 兩萬座位的好萊塢碗 Hollywood Bowl - 演出。陳瑞斌也是首位台灣出生的演奏家與洛杉磯愛樂交響樂團演出及於 Hollywood Bowl 演出的第一人。這將是台灣的榮耀與台灣之光。

這次陳瑞斌與美國第一級樂團 Los Angeles Philharmonic 洛杉磯愛樂交響樂團合作，在美國最大也是有百年歷史的戶外演奏場地 - 兩萬座位的好萊塢碗 Hollywood Bowl - 演出。他也是首位台灣出生的演奏家於好萊塢碗 Hollywood Bowl 演出。這場地以前世界著名指揮大師及重要音樂大師如小提琴家海飛茲等大師都在這百年的場地演出過，

奧地利華裔鋼琴家陳瑞斌（Rueibin Chen）出生於台灣，是已故俄羅斯鋼琴大師貝爾曼（Lazar Berman）唯一的亞裔弟子。

他那被稱為”天使手指”的彈奏技巧、敏銳的音樂性、自然與熱情的舞台魅力，深受樂迷們喜愛。大師費雪迪斯考曾為文讚譽他的彈奏技巧；西班牙鋼琴家阿利西亞拉蘿佳則形容，他那大師般的演奏氣魄壯麗偉大，充滿信服力。波士頓環球報、新蘇黎士報、奧地利速遞報（Kurier）、維也納日報、薩爾茲堡新聞報的樂評，都對他有極高的評價。

陳瑞斌 讓世界聽見台灣

台灣高鐵雜誌專訪, July. 2017

■ In Spotlight



陳瑞斌

13歲時赴維也納學音樂，16歲於義大利拉赫曼尼諾夫國際鋼琴大賽開始斬露頭角。為已故俄羅斯鋼琴大師拉札·貝爾曼唯一的亞裔弟子。

用音樂演繹台灣文化 彈出音樂外交

陳瑞斌 讓世界聽見台灣

他受邀在台北介壽館的最高首長正式音樂會演奏，在以色列特拉維夫接受音樂家魯賓斯坦夫人頒獎；他以音樂征服不同文化的觀眾，更將台灣文化透過音樂帶往世界舞台，他是陳瑞斌。

文 | Xenia Chien 攝影 | 李育羣

光點人物

在台灣各角落長年持續默默耕耘的人們，
像發光體點亮台灣！

在兩場國際演出間的空檔採訪陳瑞斌，他開口便介紹自己是「專走後門的」，隨即大笑說起二十餘年來在世界各大音樂廳演出時，累積的精采「後門」故事。不到二十歲便征戰國際大小鋼琴比賽，前後共拿下5次金牌/首獎，從而打開國際演奏生涯。他也與知名指揮、樂團合作，被許多後輩音樂學子奉為學習典範與目標，聊起踏上國際舞台的音樂之路，卻是半點不倖倖，無後門可走。

三手老象牙鋼琴 開啓音樂緣

自有記憶起，陳瑞斌就在家中百餘年歷史的象牙鍵鋼琴前度過童年時光，13歲隻身前往奧地利，考進人人欽羨的音樂學院，開始全面衝擊的新生活。

因為沒學過曲式、樂理、音響學、和聲學等，全都得重新來過；為了夜間練琴數度搬家，連知名的百水屋^(註)就位於每週採買的市場旁也渾然不知，生活全繞著音樂與藝術轉。



陳瑞斌於13歲時在維也納音樂學院琴房專注練琴。



輾轉買來的二手古董象牙鋼琴，開啓陳瑞斌的鋼琴琴緣。

「倒是看了許多展覽和聽了許多音樂會。」這些經驗也在日後轉化為他在音樂詮釋上的文化養分。「音樂會是活教室，可以看到音樂家的風格、觀察他們如何與觀眾互動，博物館的展出也是，可以讓我快速了解不同的文化風格，訓練我的判斷力與品味。」

為了精進琴藝，陳瑞斌也奔波於德國與法國上課，追隨俄羅斯音樂大師拉札·貝爾曼（Lazar Berman）習藝，對他的影響更是至深且鉅。「不僅是音樂上的知識，更是整個人格養成。」20歲赴美演出，回國後被軟禁至50歲才能赴歐演出的貝爾曼，對音樂的執著與工作態度，影響了陳瑞斌對音樂的信念。

音樂比賽 站上國際舞台

「比賽當然是殘忍的，而且音樂非常主觀，加上涉及許多複雜的因素，只要能進入決選都是非常優秀的。」謙稱自己得獎是運氣好，在維也納音樂學院時期，便一舉拿下18座國際大賽獎項，而首座國際大獎——義大利「拉赫曼尼諾夫國際鋼琴大賽」，更開啓他的國際演出音樂生涯。

二十餘年來在和不同的指揮、樂團合作，在世界各大音樂廳演出，陳瑞斌說，歐洲雖為經濟共同體，卻各自擁有獨特的文化與思想，展現在音樂形式和風格上更是多元紛呈，無形中也鍛鍊了他「進入、理解、詮釋」不同樂派的能力。

演出、作曲、創團 讓世界聽見台灣

近年來，除了專注國際演出，陳瑞斌更投注大量心力在台灣音樂的推展與公益演出，「希望在音樂舞台演出的背後找到更深層的意義。」因此，他積極改編、創作帶有台灣元素的作品，希望透過音樂將台灣帶上世界舞台。

例如〈愛河協奏曲〉隱含陳瑞斌少小離家，返國後對風土人情更迭的感懷與思念；〈寒夜〉則依據小說家李喬《寒夜三部曲》，以音樂呈現客家人堅毅樸實的精神。而這些作品，也隨著他的演出帶往紐約、澳洲、香港等地，「當從未到過台灣的聽眾告訴我，他們從作品中感受到台灣之美時，就是最大的肯定。」

此外，他也積極引進不同的演出形式、投身公益，「用音樂創造最大價值。」他說，維也納愛樂廳的金色大廳演出舞台上也設置座位販售，他便將此概念引入、轉化，邀請身障朋友更貼近藝術家聆聽音樂；也主動邀請優秀的身障音樂家共同演出，並持續教授大師班，希望能透過「音樂」創造聆聽、撫慰之外的更多元價值。■



致力於公益活動的陳瑞斌，也曾邀請優秀的身障音樂人才，共同於音樂殿堂演出。

註：百水屋（Hundertwasserhaus）是奧地利藝術家佛登斯列·漢德瓦薩（Friedensreich Hundertwasser）在維也納建設的一處公共住宅。